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专著

铸币论·第五篇 制度批判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不可持续

何泽寿

ORCID：0009-0008-9660-2669 作者主页：https://chl.cn/lunwen 修订时间：2026-9-25 V84

推荐引用格式：何泽寿.(2026).铸币论.Zenodo 预印本.https://zenodo.org/doi/10.5281/zenodo.21260320

摘要

新生儿锐减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根本性人口危机，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该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资本增殖优先”，它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的双层机制，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脱离人的再生产需求，使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国家分配体系之外，导致经济发展盛极而衰：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本质是“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将造成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的系统性崩塌，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而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一制度的“黑箱”死局。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服务于金融资本为初心使命，通过理论建构、方法论壁垒、学术评价与政策实践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系统性的理论遮蔽。

研究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主导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是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因此导致了“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任何局部政策调整都将无法化解矛盾，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用于人的再生产，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方能纠正资源错配、解除人口危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铸币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人口危机；生育铸币制度；国家经济学

研究说明

2025 年我国新生儿已锐减至 792 万人。若不改革，按人口学家梁建章的《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将跌破 500 万人，到 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这将动摇国本，失去发展根基，走到“人口亡国”的危险境地。

《铸币论》以“货币本质是劳动力”为元命题，构建了“国家经济学”新范式，

作者：何泽寿，中国注册会计师、土地估价师、咨询工程师（投资），重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财务负责人。联系邮箱：78302420@qq.com

揭示人口危机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取而代之；由九篇正文组成：导论、历史理论、货币理论、改革方案、制度批判、战略理论、循环理论、国家经济学宣言、理论纲领，详见以上作者主页。

研究表明，我国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制度根基，将建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从根本上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摆脱美元剥削，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一、问题提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本文的理论贡献

第二章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双层运行机制

二、货币发行的异化：从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到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

四、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

第三章 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到人口危机：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一、资源错配：从“货币垄断”到“新生儿减少”

二、核心危害：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引发人口危机

三、美元霸权：全球货币垄断体系的核心，加剧了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

四、历史镜鉴：国家资源错配的极端后果——社会动荡和战乱

第四章 中等收入陷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黑箱”死局

一、现象之疑：为何局部政策措施全部失效？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三重锁死效应

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资源错配的结果表现与制度性宿命

四、发达国家的特殊性：跨境铸币税掠夺+有限修正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五、黑箱死局：所有政策都只是在拖延时间

第五章 矛盾本质：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对立

一、资本增殖逻辑

二、人类生存逻辑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尖锐对立

四、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与文明冲突

第六章 人口危机：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

一、初始分配碾压：生育劳动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

二、价值评价碾压：人的生存价值被资本价格异化

三、直接后果一：人的尊严被系统性剥夺

四、直接后果二：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

五、终极后果：从人口危机到文明存续风险

第七章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遮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初心使命：服务于金融资本

二、从学术上为货币垄断制度保驾护航

三、漠视人口亡国，为美元霸权跨境掠夺铸币税提供掩护

四、日本经验证明：“人口亡国”终将成为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

五、历史是人民书写的：科学革命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第八章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一、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框架：通过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

二、改革前后的主要变化：把铸税币由银行部门独占转变为服务人的再生产

三、人类生存逻辑主导资本增殖逻辑，实现新的对立统一

四、重大意义：两重变革推动文明转型

五、打破历史魔咒：从王朝周期律到“生育文明”

六、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用“生育铸币制度”避免自我毁灭

第九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构建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一、美元霸权下的“吸毒经济”范式及其全球危害

二、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一个货币问题，只有打破货币垄断制度才能根除

三、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的核心路径

四、构建“共生共荣”新格局，实现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

第十章 研究结论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其内在缺陷造成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人口危机的制度根源

二、中等收入陷阱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黑箱”运行的必然结果

三、人口危机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这深刻地表明，该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初心使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五、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纠正国家资源错配的治本之策，能够瓦解美元霸权、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建成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六、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资本增殖逻辑服务于人类生存逻辑，形成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矛盾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附录：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正文

第一章 引言

一、问题提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人口危机，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一）人口危机与文明存续风险

现在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个尖锐悖论：一方面，各国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通过资产购买和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向社会注入大量货币，导致货币如同洪水过境般汹涌、泛滥；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和家庭部门债台高筑、内需严重不足，造成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导致主要经济体的新生儿数量断崖式下跌，如同干涸的大地上绿植日渐稀少。

以韩国为例，1990-2023 年 M2 货币从 146 万亿韩元增长至 3904 万亿韩元，增幅超过 25 倍，然而新生儿数量却从 70 万人降至 23 万人/年，仅有维持韩国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所需数量的 1/3，降幅达 67%。

再以我国为例，2010-2025 年 M2 货币从 72.58 万亿元增长至 340.29 万亿元，增幅达 3.68 倍，而新生儿数量却从 1588 万人降至 792 万人/年，降幅达 50%。并且，根据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 610.6 万对，

比上年减少 157.4 万对，降幅达 20%，表明大量年轻人未能结婚；而离婚登记 262.1 万对，比上年增加 2.8 万对，另外法院判决、调解离婚 89.1 万对，合计离婚 351.2 万对，离婚率高达 57%，表明大量婚姻家庭难以维持。这说明，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下跌的趋势有增无减。

此外，日本 2010-2024 年新生儿数量从 107 万人下降到 68 万人/年，已低于维持其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所需数量的 1/2，降幅达 36%。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新生儿持续减少的类似问题。

新生儿锐减的实质是“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将直接引发人口危机：（1）导致未来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活力的源头枯竭；（2）导致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使各行各业失去市场根基，陷入长期低迷和深度内卷；（3）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将使社会抚养负担过重，导致社会保障与财政体系面临不可持续的压力。

尤其新生儿减少对就业市场的压力是立竿见影。例如据媒体报道，2023 年我国幼儿园减少 1.48 万所，与上年相比，降幅超过了 5%。这导致大量在校师范生还没有毕业就被宣判失业了。此外，奶粉、童装和儿科医生等等，都将越来越过剩，越来越多的失业将无法避免。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长期趋势。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中指出，若不采取实质有效措施，预计到 2050 年我国新生儿数量将跌破 500 万人，2100 年或将跌破 100 万人，这样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 100 年内丧失殆尽，沦为人口小国。再想一想，假若把时间拉长到 200 年看，新生儿会不会无限趋近于零？

然而与中国相反，美国在部分州实行了禁止堕胎的人口政策；它是移民国家，可以不断通过移民填补生育缺口。这些措施综合起来，使美国能在人口危机中独善其身，形成了一个长期性的畸形竞争优势。这将使中国长期处于战略劣势，无法与美国长期竞争。

人口危机的本质是社会再生产功能衰竭。它远非一个单纯的人口数量问题，而是一个会引发经济衰退、创新停滞、恶性竞争、财政破产、国力衰减乃至文明断代的根本性危机；它动摇的是国家存续与发展根基，其后果具有严重性、危险性和长期性。

基于这一严重后果，有媒体形容韩国即将“人口亡国”。这种“亡国”并非指国家绝对没有了人口，而是指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将导致经济系统持续恶化，最终将把国家带入社会动荡和战乱的绝境：要么自我毁灭瓦解，要么被敌国攻破吞并，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二）现阶段的严重后果

现在人口危机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其引发的系统性挑战在国内外层面均有明确呈现。例如，20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3）条中，精准勾勒出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困境：

1.从国际层面看，“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2.从国内层面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以上论断客观、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也印证了全球经济已陷入动能衰减与秩序动荡的双重困境。而这一困境当中的核心，正是新生儿锐减的人口危机。

（三）人口危机的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货币泛滥与人口危机并存的悖论，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实矛盾，迫切要求我们回归经济运行的制度底层，探寻其根本症结。

本书第三篇“货币理论”发现，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其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是家庭“造人”的收益权凭证，主权属于人民。然而，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被银行部门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收入增长。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使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内需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和 M2 货币不断膨胀的系统性困境，酿成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

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步引发了国家资源的系统性错配，并在现代社会集中表现为“货币垄断➡圈走财富➡资源错配➡人口危机➡经济衰退➡危机加剧”的制度性死局。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性研究，揭示全球经济系统已陷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固化资源错配，资源错配导致人口危机，人口危机拖累经济发展”的死循环；然后深入剖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逻辑矛盾、文明冲突和固化机制；最后论述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辩证否定实现逻辑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升级。

所谓生育铸币制度，指国家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本书第四篇“改革方案”进行了系统论证，结论是这一改革简单、可操作。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深入分析经济系统中的逻辑矛盾和文明冲突，从理论上进一步印证建立“生育铸币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研究表明，生育铸币制度为破解上述“死循环”提供了治本之策，能够纠正国家资源错配和解除人口危机，引导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本文的理论贡献

本文通过系统性研究，将实现以下关键性的理论推进：

（一）提出人口危机的本质是涉及国家文明存续的根本性危机

本文根据现实数据和历史镜鉴，首次系统提出，新生儿持续减少的实质是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源头枯竭，造成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的系统性崩塌，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最终将动摇国家存续与发展根基，具有严重性、危险性和长期性。此统称为人口危机，其本质是涉及国家文明存续的根本性危机。

（二）深化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研究和批判

通过构建银行货币发行的“双层垄断机制”决定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完整分析框架，剖析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界定这一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提出该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金融资本残酷剥削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搞野蛮增殖，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和国家资源严重错配，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死局，是人口危机的深层制度根源，具有内在的腐朽性和不可持续性。

（三）解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逻辑本质

首次提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逻辑是“资本增殖优先”；揭示这一逻辑对“人

类生存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碾压；提出这是人类经济系统中最底层、最本质的根本矛盾和文明冲突。

（四）揭露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话语遮蔽体系

通过梳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起源和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初心使命，以及其在理论建构、方法论壁垒、学术评价、政策实践层面的遮蔽策略，深入揭露其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本质，以此打破其所构筑的“**认知囚笼**”，为制度变革扫清思想障碍。

（五）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构建全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提炼出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吸毒经济”范式理论；揭示美元霸权是全球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加剧了全球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提出各国用生育铸币制度“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进出口平衡、再推动全球协同”的核心路径，用“共生共荣”新范式取代“吸毒经济”旧范式，摆脱对美元体系的依赖，用制度替代而非对抗手段，采取和平转型的方式逐步瓦解美元霸权，最终建成全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六）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实现矛盾的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运用辩证法的分析框架，创新提出用生育铸币制度辩证否定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使资本增殖逻辑服务于人类生存逻辑，实现矛盾从对抗到对立统一的历史性转变，达成“资本服务于民生”的全社会共赢，彻底解除人口危机。改革完成后，人类社会将进入“生育文明”新纪元，实现文明跃迁与自我救赎。

以上理论创新突破了“人口危机是局部社会问题、货币制度是中性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破解霸权只能靠对抗、资本与民生必然对立”的五大传统认知，形成“认清危机严重性➡批判根本制度➡揭示陷阱死局➡解构逻辑本质➡破除话语遮蔽➡提出解决方案➡走出人口危机➡实现矛盾对立统一”的原创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章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

自古以来，货币不只是充当交换媒介那么简单，更是社会财富的凝聚形式——它的本质是劳动力——谁得到货币，谁就会受益。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分配格局和秩序稳定。正因如此，货币早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源，是国家的主要管理对象和利益调配工具。其中，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现代国家对货币初始分配的动态管理框架。

自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以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逐步取代王权、贵族、教会掌控的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高度同质化的底层制度架构。这一制度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的双层机制，将货币发行权从少数人垄断转移至银行部门垄断。由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成为支配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的人类社会底层根本制度。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双层运行机制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非单一机构的局部行为，而是通过“央行控制基础货币供给、商业银行放大派生货币规模”的协同体系，实现对货币创造的垄断性掌控。这一机制如同“货币生产的流水线”，央行负责“原材料”（基础货币）的独家生产，商业银行负责“成品”（派生货币）的规模化加工，二者共同形成封闭的货币垄断闭环，导致国家的货币发行完全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与无序扩张。

（一）央行：基础货币的绝对垄断者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货币体系的核心管理机构，主要承担“服务民生需求、稳定经济运行”的公共职能。为了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推动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各国央行普遍通过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的方式发行基础货币，将货币发行与占有社会经济产出深度绑定，使货币脱离了人的再生产需求。这表明，央行虽然看到了正确的政策目标，却选择了错误的实施路径，走向了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不归路。

1.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发行货币，囤积国外资产，绑定美元霸权

各国央行普遍将本币发行与外汇储备挂钩，形成“出口创汇→央行购汇→发行基础货币”的传导链条。企业出口商品获得外汇后，需按规定将外汇卖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将买卖外汇后的结余出售给央行，央行则发行“基础货币”作为对价注入市场，这些基础货币又叫“外汇占款”。这一过程使本币发行的规模与节奏完全受制于外汇储备规模，而非国内生育劳动需求。

例如，截至 2024 年 3 月，日本央行通过发行基础货币购买外汇而拥有 1.2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截至 2025 年底，我国央行通过购买外汇发行的基础货币高达 22.63 万亿元，对应持有 3.3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这样，银行部门把本应用于补偿生育劳动的货币资源，大量用于购买外汇资产，绑定美元霸权，形成“外汇储备高积累与生育需求低保障”的鲜明反差。而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它被银行部门投向国外，赚到资本收益，与民生需求隔离，实际是银行金融资本向境外的无序扩张。

2 央行通过购买黄金、股票发行货币，囤积国内资产

央行通过买入黄金、股票、政府债券等国内金融资产发行基础货币，形成“占有国内资产→发行基础货币”链条。

例如，截至 2024 年 3 月，日本央行持有 846.1 吨黄金，还持有 2580 亿美元日本股票，是日本股市的最大投资者；我国央行截至 2025 年底持有 2306.32 吨黄金。

这些资产本应通过市场流通服务于民生领域，却被央行通过货币发行而长期囤积。

3.央行通过贷款发行货币，囤积国内债权

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逆回购等工具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形成“占有国内债权→发行基础货币”链条，使央行成为庞大的国内债权人。

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5 年央行通过对金融机构贷款而发行货币 21.33 万亿元。

央行通过以上三条路径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绝对垄断者，其实质是将货币发行转化为央行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力工具。

（二）商业银行：派生货币的绝对垄断者

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进入商业银行后，商业银行将它作为“存款准备金”，通过信贷扩张（放贷）和购买外汇等方式，大规模创造派生货币，使货币总量呈数倍扩张。

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5 年底央行累计发行基础货币 48.15 万亿元，经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放大后，形成 340.29 万亿元广义货币（M2），是基础货币的 7.07 倍。其中，有 48.15 万亿元是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在商业银行形成的“原始存款”，另有 48.15 万亿元是商业银行对“原始存款”的转贷款，其余 243.99 万亿元（=340.29-48.15×2）是商业银行“凭空创造”的派生货币。

央行与商业银行组成的银行部门垄断了国家的货币发行，他们把货币造出来购买资产和放贷，实际是垄断了国家货币；育儿家庭等民生主体毫无话语权，也得不到货币发行收益（铸币税）。由此奠定了国家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二、货币发行的异化：从服务于人的再生产到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传统伦理思想深刻揭示了“代际传承”的极端重要性。国家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实现人民自身的存续与发展，其核心任务是保障人的再生产。这与家庭部门的核心目标不谋而合：“发展经济→养儿育女→老有所养→人生幸福”。这表明，家庭生育劳动所从事的人的再生产，实际是民生领域的核心经济活动；而民生艰难，主要指向的就是婚育困难。

货币发行本应当用于补偿生育劳动，支撑育儿家庭的消费需求，服务于人的再生

产这一终极目标，形成“生育劳动→货币发行→消费扩张→经济增长→反哺生育”的良性循环。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功能发生根本性异化，转向“服务金融资本增殖”，成为金融资本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使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系统性脱节。

（一）货币发行与生育劳动系统性脱钩

增量货币原本应与新生儿数量、生育劳动投入呈“正相关”：家庭不断投入生育劳动，把孩子从新生儿抚养到成人，培养为合格的社会劳动力；货币发行保持同步增加，以匹配育儿家庭的消费需求与未来劳动力价值。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锚定的是金融资产而非家庭的生育劳动，导致了“货币泛滥与生育缺钱”的失衡局面。

这样，家庭生育越多、经济压力就越大，直接导致生育能力下降。

（二）货币发行成为金融资本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

银行部门无需付出实质性劳动，仅通过货币发行即可占有外汇、黄金、股权、债权等社会财富，形成“无本万利”的垄断收益。其实质是对家庭生育劳动价值的系统性剥削。这种剥削通过“资产购买→货币发行”的闭环实现，形成“金融资本增殖、人力资本受损”的两极分化。

此外，处于银行部门近水楼台上的其他各类金融投资主体可以通过“贷款→货币发行”方式快速获得增量货币，用于操纵金融市场，形成“货币发行→投机股市房市→资产泡沫→资本套利”循环，野蛮掠夺社会财富。

以上货币发行的异化，使银行部门成为“不劳而获的食利者”，育儿家庭成为“被掠夺的价值创造者”，最终形成“金融资本越增殖、家庭生育越困难”的恶性循环。

三、社会再生产的底层运行机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并非一个中性的技术安排，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底层操作系统。这一制度彻底塑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全球经济困境的深层制度根源。

（一）资源配置的主导性——资产泡沫与生育困难

货币作为“资源配置的指挥棒”，直接决定了国家资源的流向。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锚定了资产购买和资本增殖，因此必然向出口部门以及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导致以家庭生育为核心的民生领域缺少必要的

货币支持。

这催生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前者，银行部门可以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金融资产，实际是铸币税向境外大量流失；后者，银行部门可以获得大量国内债权，同时也在房产、股市、虚拟经济和其他重复建设等领域产生大量资产泡沫。

当泡沫生长时，经济会进入快速增长周期，人们能够通过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可以勉强维持家庭生育开销，也敢于贷款买房、买车消费；而当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将进入衰退周期，大量人口将打不到工、赚不到钱，甚至不知明天的饭钱在哪里，陷入严重财务困境。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事实上决定了国家的资源配置逻辑：向谁流动、依据什么标准流动，最终造成严重资产泡沫和生育困难。

（二）利益分配的决定性——贫富分化与生产过剩

1.银行部门独占铸币税（铸币税集中）

货币发行过程中产生的“铸币税”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本应归属育儿家庭所有，用于保障民生发展。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被银行部门独家占有，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使育儿家庭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这一分配体系之外，导致铸币税集中。

2.贫富分化的起点：元分配失衡（货币集中）

银行部门把增量货币造出来赚取铸币税的同时，这些钱大量进入出口部门以及金融、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流动资金的方式存放在单位和个人的银行账户上，用于资本投机和随时准备归还银行贷款；另有相当一部分被高管人员、金融投资者和单位等以高工资、投资套利、利润分配等方式直接获取；其余部分以工薪的方式分散成小额进入打工人手里。

原本这些增量货币属于家庭生育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载体，却没有流经广大育儿家庭用于人口消费，而是直接大量进入单位和极少数人手里（货币集中），跳过了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失衡，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起点，造成大部分人口缺钱消费。

3.贫富分化持续：再分配失衡（垄断性的钱生钱）

二战以后，为了解决民生困难，各国政府部门向银行借钱来发展经济和推动就业，由此欠下了巨额银行债务，需要动用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利息。银行部门凭空造钱来放贷，它通过这种利息收入形成的利润实际是垄断性收益。

各国政府为了支持养老，用大量财政收入补贴退休金，从表面上看是支持了民生，然而这些钱被家庭部门大量用于归还子女的银行按揭贷款和利息，堆肥整个金融系统，未能真正夯实民生基础。

此外，处于银行近水楼台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少数个人可以联手银行部门，通过“贷款→货币发行”的方式，快速获得增量货币，成为“**资本大鳄**”，用于操纵房市、股市、汇市，搞投机。他们拥有资金、技术、信息和人脉等诸多优势，能够大量收割参与投机的中小投资者，使得后者的“投资损失”成为前者的“投资利润”。这个利润实际也是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而延伸出的垄断性收益。并且银行部门也能从中分得稳定的垄断性利息收入。

资本大鳄操纵资本市场，必然使大量中产阶级在“资本投资”中折戟沉沙，陷入财务困境，最后返贫。网友戏称这为“割韭菜”。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钱生钱，本质都是围绕货币发行权构建的全链条特权。这类收益最终流向银行与少数资本群体，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而普通家庭则沦为垄断收益的“支付方”，持续深化了贫富两极分化格局。

4.必然生产过剩

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而独占的铸币税（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与分散到社会上的货币总量价值相等。这就是经济困境的产生根源。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

（1）从货币总量、权属上看

银行部门发行了多少货币，就占有了多少铸币税，其中债权资本占比最大。这意味着：大量货币被从银行借出来投机、买房、搞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还款+利息”回流银行销债，表明货币权属实际归银行；而权属于广大人民自己的、可用于人口自由消费的货币严重短缺，也叫人口消费力不足。其实质是大量货币跟着银行债权走、民生自主可控的货币严重不足。其结果是要么劳动力商品大量滞销（失业），要么劳动力商品物化成的物质文化商品大量滞销（积压）。

（2）从货币发行、流通上看

由于货币在发行过程中的元分配失衡，以及后续的垄断性钱生钱，导致大量货币被快速集中到极少数人和单位手里，出现持续性和不可逆转的贫富两极分化。这一过程统称为“钱走旺户”，造成社会总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和持续衰减，使大量企业用银行贷款生产的商品房、汽车、家用电器等卖不出去，必然出现严重生产过剩。

这些生产过剩又叫资产泡沫，也叫虚假繁荣。泡沫越堆越多，必然有破灭的一天，

这叫盛极而衰。

（3）从结果上看

一方面，“铸币税集中”意味着银行持有天量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需要销售（供给端）；“货币集中”意味着极少数人掌握天量货币却不消费（需求端）。二者叠加，就造成了供需断裂的社会生产过剩格局。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当经济发展走到盛极而衰时，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大量企业产能闲置，大量劳动力失业；另一方面，货币泛滥成灾，大量集中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套利，空转现象特别严重，同时大量家庭缺钱生育和消费，甚至出现严重生存困难。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我们还会看到：一方面银行部门持续通过购买外汇、黄金和放贷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实际结果却是搜刮铸币税，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货币长期持续贬值，加深民众苦难；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直接进入极少数人手里，拼命地让钱去生钱，希望钱越多越好，赚钱的欲望没有止境。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事实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分配格局，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严重生产过剩。

（三）社会发展的导向性——野蛮掠夺与长期衰退

尽管现代社会的政府通过励精图治，能够让经济发展经历快速上升周期，但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国内外的资本大鳄充分利用了该制度的内在缺陷，对社会展开全方位的野蛮掠夺，使广大人民处于被残酷剥削的极度弱势地位。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盛极而衰，进入长期衰退的死循环。

1.经济上升期：贫富分化的隐性积累与虚假繁荣

在经济扩张阶段，银行部门持续通过资产购买而扩大货币发行量，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来源，推动商品经济开展与实体经济增长。这带动了就业增长，普通家庭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生育、教育、住房等民生需求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矛盾处于相对缓和状态。在这一阶段，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社会分配失衡被经济增长的红利掩盖，贫富差距处于隐性积累状态。

这一阶段的核心矛盾是：大量货币持续进入单位和少数人包里，普通家庭只是通过打工收入赚取少部分货币，这导致社会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和生产过剩持续累积。

2.经济衰退期：金融资本展开野蛮掠夺，赤贫人口越来越多

当生产过剩积累到某个临界点，必然会遇到泡沫破灭。这是经济增长触及了天花

板，走向盛极而衰的转折。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越困难，金融资本越会展开野蛮掠夺，深度剥削实体经济，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使赤贫人口越来越多。以下先列举五重递进表现，再实证：

（1）实业资本批量衰退：社会需求不足导致商品销售困难，大量中小实业资本将因现金流断裂、无法覆盖成本而逐步走向破产清算，造成大量生产设施和场地被逐步毁掉、废弃，大量生产技术逐步失传，产业逐步空心化。这持续削弱了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供给能力，进一步压缩就业市场与社会消费能力，使经济走向萧条，逐步凋敝，为后续的通货膨胀打下物资匮乏的基础。

（2）中小银行坏账危机：中小商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来源为贷款利息，而实业资本的破产导致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导致中小银行陷入严重亏损甚至倒闭。

（3）金融资本疯狂吞噬：大量货币在发行环节的元分配和钱生钱的再分配中逐步集中于资本大鳄。经济越困难，他们为实现“避险式增殖”，越会通过抢购外汇、黄金、粮食、能源等紧俏物资操控市场，并把外汇投资到国外、把黄金锁进私库，造成外汇短缺、进口困难、物资紧张、物价飞涨，使普通家庭的存款快速贬值。这是国家级范围内的公开掠夺。

（4）货币野蛮扩容：央行为了提振经济（保进口、促就业等），往往选择加码购买外汇、黄金等资产以扩大基础货币发行规模；还通过发行基础货币直接注入、拯救濒临破产的中小商业银行。这推动商业银行的派生货币无限野蛮扩容，导致货币泛滥成灾。处于银行近水楼台的资本大鳄可以快速获得海量货币用来持续操纵市场收割人民，加速社会财富转移，导致货币剧烈贬值，直到变成废纸。无数家庭将在这一货币抢劫中彻底陷入赤贫困境。

（5）资本外逃一地鸡毛：经济越困难，银行部门的坏账就越多，使大量中小银行濒临倒闭。然而，与银行近亲的资本大鳄们却赚得盆满钵满，因国内已无大利可图，它们会手握无数金银外汇逃出国门。此时的国家经济已生产不振、外汇耗尽，被金融资本反复践踏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以上五重表现，可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和银行破产、1948 年民国金圆券事件、2020 年前后津巴布韦剧烈货币贬值来实证。另据媒体报道，2023 年阿根廷通货膨胀 52.7%，近 50%儿童生活在贫困中。这是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其根源就在于货币主权被银行部门攫取，不在人民手中，使人民成了刀俎下的鱼肉，任凭宰割。

以上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在事实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金融资本凌

驾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之上，野蛮掠夺社会财富，将必然导致经济社会陷入长期衰退。

四、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

货币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是家庭“造人”的收益权凭证。社会再生产分为底层和上层两部分：底层是家庭部门通过生育劳动从事人的再生产，其经济产出是向社会提供新一代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同时创造了货币价值；上层是劳动者通过普通劳动从事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再生产，这些上层商品都是底层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形态。没有底层生育劳动的“人的再生产”活动，就没有人，也就没有上层普通劳动的“物的再生产”。这是底层决定了上层的关系。

然而，家庭部门虽然在社会再生产的底层创造了货币价值，但是货币发行权却被银行部门垄断了。因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实际是处于社会再生产底层的根本权力制度和分配制度。而国家的其他一切制度都是围绕上层“物的再生产”而构建的上层制度。以婚姻法为例，它主要规范婚姻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财产关系，不规范“造人”的收益（货币）归谁所有，因此也属于上层制度。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的双层运行机制，已深度渗透到经济社会运行全流程，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是金融资本对货币权力的绝对掌控：银行部门无需付出实质性劳动，仅凭货币发行特权即可无偿占有铸币税；各类依附于银行部门的国内外资本大鳄则利用信贷扩张带来的资金优势，通过市场投机持续野蛮收割社会财富。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国家的最高主权已被金融资本实质性架空：国家不再是独立掌控资源配置与发展方向的核心主体，反而沦为金融资本统治秩序的执行者与被动依附者，甚至沦为金融资本的统治对象；国家本以服务民生为发展初衷，但实施手段却深度依赖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制度，这种初衷与手段的根本性背离，直接阉割了国家调节分配、保障民生的核心能力。这就是为何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始终在危机与贫困陷阱中挣扎的根源。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绝大多数人必须依靠外出打工才能赚到饭钱，自由空间被严重压缩。当经济进入衰退周期时，如何赚到明天的饭钱就成了无数人的首要难题，使确保自己能存活下来成了最紧迫的首要任务，而结婚和生育就成了次要的和难以完成的任务，这导致人的再生产逐步走衰，引发人口危机；当大量人口最后连自身都活不下去了，必然起身造反，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乱，造成文明存续风险。

综合上述，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围绕社会再生产的底层“人的再生产”而构建的根本权力制度与分配制度，进而决定了国家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国家其他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社会再生产的上层“物的再生产”而构建的上层制度。因此，货币发行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是国家一切制度中的“元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导致了“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它的核心症结是剥夺了人民的货币主权，固化了金融资本对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剥削地位，是人类社会“资本至上”而非“以人为本”的根本标志，是全球经济困境的制度起点。

第三章 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到人口危机：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资产购买和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从源头将国家的货币资源引向金融资本与泡沫经济，脱离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货币资源在发行环节严重错配。这一初始错配引发消费断层、生产过剩、就业困难，最终传导至人口领域集中爆发：婚育萎缩、人的再生产断裂，形成“**货币垄断→新生儿减少**”的国家资源错配终极表现。这一传导过程和结果造成经济社会系统性失衡。从历史镜鉴来看，最终将很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极端后果。

一、资源错配：从“货币垄断”到“新生儿减少”

（一）初始环节：货币垄断决定了国家资源错配的起点

货币发行是国家资源配置的“第一粒扣子”，银行部门通过“央行发行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创造派生货币”的双层垄断，完全以资产购买为导向，将货币发行与买入外汇、黄金、股票、债权等金融资本绑定，而非与新生儿数量、生育劳动投入挂钩，导致货币从发行源头就偏离了人的再生产需求。这种“资产锚定”而非“生育锚定”的货币发行模式，使货币资源成为银行部门占有社会财富的工具，而非服务民生福祉的载体。

这导致国家资源从货币发行的初始环节就与人的再生产需求背道而驰，大量集中于金融资本与泡沫经济领域，然后货币大量集中在单位和少数人手里，广大育儿家庭仅能通过打工获得少量间接货币支持。这表明，人口危机的“伏笔”从货币发行之初便已埋下。

（二）传导环节：从“货币集中”到“需求不足”

货币资源在发行渠道绕开育儿家庭，直接后果是消费能力的两极分化——少数利益集团掌握天量货币，但其消费需求已达到饱和，货币多用于市场投机和定期存款；

广大育儿家庭有消费需求，例如生育、教育、医疗，却因货币短缺无法实现，导致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使国家资源错配从“货币领域”延伸至“消费领域”。

从消费结构来看，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以“投资型、奢侈型”为主，对民生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育儿家庭的消费以“必需型、民生型”为主，却因货币短缺无法释放，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失衡显著。

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来看，民生消费的不足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疲软，造成企业销售困难，进而引发生产缩减、就业减少，形成“需求不足→销售困难→生产缩减→就业减少→需求更不足”的恶性循环。

以上消费能力分化，使经济增长失去了民生支撑：货币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无法形成广泛的社会消费需求。这一结果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大量的早教机构运转困难倒闭，大量的中小医院没有病人，大量的商品房滞销；另一方面，育儿家庭普遍面临“教育难、医疗难、住房难”的三重压力。这为结果环节的人口危机爆发做好了铺垫。

（三）结果环节：新生儿减少是国家资源错配的终极表现

经过初始环节的货币垄断发行与传导环节的需求不足，国家资源错配最终在“新生儿减少”这一结果环节显现出来——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形成强大的经济压力，导致婚育逐步萎缩：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新生儿锐减。这是国家资源错配的终极表现。

二、核心危害：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引发人口危机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引发的国家资源错配，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的局部问题，而是通过“货币流向偏差→消费需求不足→人的再生产断裂”的传导，对经济、社会、人口产生系统性冲击。

（一）经济动力丢失：需求萎缩与生产过剩的恶性循环

国家资源错配在经济层面最直接的危害，是使各国陷入“需求萎缩→生产过剩→就业减少→需求更萎缩”的闭环，这一循环以“货币资源偏离民生与人口需求”为起点，通过消费、生产、就业、生育的连锁反应不断强化，最终将使经济增长失去内生动力，陷入长期衰退。无论是我国面临的“内需不足”，还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本质都是这一循环的具体表现。

1. 消费需求的长期不足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货币异化，导致广大育

儿家庭陷入“有需求却无购买力”的困境，直接抑制消费需求，尤其是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民生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短板”。

消费需求的长期疲软，使经济发展失去“稳定锚”，为生产过剩埋下伏笔。

2.生产过剩的持续加剧

消费需求不足的直接后果是企业销售困难，商品大量积压，生产过剩问题凸显。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企业基于“信贷扩张”的生产决策与“需求不足”的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大量商品无法通过交易实现价值，企业只能缩减生产或倒闭，形成“生产盲目扩张→商品积压→产能闲置”的浪费循环，使经济陷入“停滞→衰退”的泥潭，无法自拔。

3.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双向恶化

生产过剩迫使企业缩减生产规模，直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攀升，尤其是与民生相关的服务业、制造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而就业困难进一步削弱家庭收入，加剧消费需求萎缩，形成“生产缩减→就业减少→需求更不足”的恶化循环，使经济发展彻底失去支撑。

这种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双向恶化，本质是国家资源错配引发的系统性危机，若不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经济衰退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二）社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活力衰减

国家资源错配在社会层面的危害，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扩大引发的内部分裂：货币资源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育儿家庭被排除在货币发行收益之外，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格局。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分配上，还延伸至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领域，最终导致社会活力衰减、凝聚力受损，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

1.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权被银行部门与利益集团掌控，货币资源通过“信贷扩张→资本增殖”的路径向少数人集中，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成为必然结果。

这种分化使社会资源向少数人倾斜，突破了合理区间，普通民众难以获得必要的发展机会，甚至连基本生存权利都无法保障，演变为系统性的生存危机，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

2.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

财富分化的进一步后果，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高收入群体凭借货币优势占有优质资源，同时大量物质、文化和劳动力商品等社会资源以生产过剩的形式被闲置浪费；普通育儿家庭则面临“资源短缺、成本高企”的困境，形成

“机会不公”，进一步削弱婚育意愿与社会参与能力。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的社会归属感与幸福感持续下降。

3.社会活力与凝聚力的衰减

贫富两极分化与资源不公的最终后果，是社会活力与凝聚力的系统性衰减：普通群体因“机会不公”失去奋斗动力，创新活力被抑制；社会矛盾因“分配失衡”不断激化，凝聚力被削弱。

社会凝聚力的受损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还会进一步削弱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形成“社会矛盾→经济衰退→矛盾更激化”的新循环，使社会陷入“失序→动荡”的危险境地，成为社会动荡与战乱的温床。

（三）代际传承衰竭：少子化与老龄化

国家资源错配的核心危害，最后集中体现在人口层面：货币垄断导致的生育劳动未获补偿，并且生育成本高企，直接抑制婚育意愿，使人的再生产链条逐步断裂，导致代际传承衰竭。无论是我国 2025 年新生儿数量跌破 800 万人，还是韩国“即将人口亡国”的预警，都印证了这一危害的紧迫性。

1.少子化危机：生育意愿低迷与新生儿锐减

少子化是资源错配在人口层面的直接表现，其核心是“生育劳动未获得货币补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育儿家庭的生育投入无法通过货币发行得到回报，同时生育成本高企，必然抑制生育意愿。例如育儿家庭因经济压力而普遍放弃生育二胎，甚至大量年轻人无法结婚和生育，使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导致人的再生产失去“源头活水”，逐步走向枯竭。

2.老龄化危机：劳动力短缺与社保压力加剧

少子化的必然结果是老龄化：新生儿锐减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形成“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这一结构将严重削弱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支撑。

现在有人认为，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今后可以用大量机器人填补劳动力缺口。但这只是一种望梅止渴的资本宣传口号和民生幻想，因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将导致我们永远无法到达那个境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的资源错配，早已从根源上阻断了技术持续创新和最终落地的经济基础：首先，货币资源持续向金融资本集中，机器人的技术迭代沦为资本短期套利的噱头；其次，年轻人越来越少，以及民生消费持续萎缩，将导致创新能力和动力持续减弱；最后，即使机器人技术取得突破，普通家庭也无钱购买。

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劳动力短缺将以沉重的社保压力表现出来。这将导致财政资源进一步向养老倾斜，挤压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形成“老龄化→财政紧张→生育更困难”的恶性循环，导致人口危机持续恶化。

（四）人口危机：从“结构失衡”到“国本动摇”

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人口结构呈现为“倒金字塔型”，最终产生人口危机：新生儿锐减使未来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供给不足，老龄化使当前社保与经济增长承压。

人口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再生产链条从最底层的人的再生产上逐步断裂。这标志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国家资源错配，已触及经济运行的根本逻辑：人的再生产。

国家保障人的再生产，事实上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人民追求自我的价值实现、爱情的甜蜜美好、文明的代际传承、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事关儿孙绕膝、老有所养，实现人生幸福。

人的再生产走弱，将使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层面逐步走衰。其本质是“国本动摇”——孩子是国家经济的根本，简称国本——孩子持续减少，导致人口结构失衡，将造成无数领域后继无人，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根本基础。

三、美元霸权：全球货币垄断体系的核心，加剧了资源错配与人口危机

当前，美元霸权是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体系的核心，其本质是美联储垄断了全球基础货币的底层供给——各国央行普遍以美元为“货币锚”，通过买入美元外汇发行本币，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底层支撑”；然后各国又把这些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等方式返回美国，形成外汇储备，其实质是收到美国政府和企业开具的借条。这一系列操作的本质是：美联储通过货币发行而掠夺全球铸币税。不仅如此，美联储还通过加息降息操作，协助美国金融资本以美元、虚拟货币跨境投资套利，掠夺全球财富。

美元霸权直接扭曲了全球贸易格局，形成双输局面：一方面，各国为获取美元外汇，被迫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将大量劳动力、土地资源过度集中于出口部门，挤压生育、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入，形成“为赚美元而牺牲人的再生产”的客观结果；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长期贸易逆差和经济金融化引发其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和竞争力大幅下降，民生基础设施破败不堪，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一局面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

四、历史镜鉴：国家资源错配的极端后果——社会动荡和战乱

从古代王权掌控货币，到近代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无论形式如何演变，其核心矛盾始终一致：货币主权被少数主体掌控，脱离人的再生产的民生需求，最终引发“资源错配→生产停滞→生存危机→社会动荡→战乱→政权更替”的恶性循环，这一规律贯穿了自国家产生以来的人类文明史。

（一）古代社会的货币垄断与王朝更替

在古代社会，王权垄断了货币，表现为帝王、官僚对铸币权与货币的绝对掌控。王朝建立之初，新政府没收旧王朝垄断的货币，大量用来发动生产，并减租降税、休养生息，使经济快速发展；王朝中晚期，一方面王权垄断铸币，另一方面大量货币被通过横征暴敛和高利贷盘剥，集中窖藏于王权腐败体制下的无数官僚私库，造成货币严重脱离生产与消费环节，导致民间无钱发动生产的严重困境：轻则农田荒芜、手工业停滞，重则饿殍千里、民不聊生。当人民的生存底线被突破后，必然揭竿而起，引发战乱与政权更迭：或王朝覆灭、改朝换代，或国家被肢解吞并，陷入“货币集中→资源错配→王朝兴衰”的历史轮回。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轮回。

（二）近代以来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全球性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部门通过买入金银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货币垄断，使广大人民缺钱消费，导致了 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大量商品滞销、企业破产和劳动力失业，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各国为转嫁危机推行贸易保护和搞对外扩张，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次危机中，欧洲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型金融资本是不会垮台的，他们没有祖国，手握无数金银财宝，从战乱的欧洲漂移到了没有战乱的美国；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通过强制推行金圆券搜刮无数金银和外币,最后随政府垮台退守而运到了台湾省。

19 世纪拉美国家独立后，并未真正掌握经济主权，货币发行权沦为欧美银行的 变相“殖民工具”：西班牙、英国等国银行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建立货币垄断体系，不仅主导基础货币发行，还通过高息放贷控制各国财政命脉，引发剧烈的政权动荡。

苏联于 1991 年解体，根源在于货币垄断导致严重经济危机：大量的货币掌握在政府和银行部门手里，被用来搞计划经济和军事扩张（例如 1979 年 12 月至 1989 年 2 月十年入侵阿富汗）；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没有生产和消费的自由，导致民生经济凋敝。苏联解体后，金融资本兴风作浪，导致物价暴涨、货币剧烈贬值。据媒体报道，一些教授、医生和大量的退休工人上街乞讨，沦为货币垄断与资源错配的牺牲品。

2024 年 12 月 8 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攻入首都大马士革，使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这是连续很多年战乱导致无数断垣残壁后的阶段性结果。尽管这一变局有外部地缘政治势力的深度参与，但堡垒主要还是从内部攻破的，根源就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据媒体报道，巴沙尔政权倒台时，叙利亚中央银行库房里还存放着 26 吨黄金，需要三人同时输入密码才能开启库门。这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引发资源错配的悲剧缩影：一边是海量国家经济产出被兑换为黄金，掌控在银行部门手里闲置，蒙尘沉垢；另一边是民众无钱发动生产，难以维持生计，导致经济凋敝和民心尽失。不破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钱都是银行的，并且很容易被极少数人把持，广大人民缺钱发动生产，我们将看到的只是：“巴沙尔走了，新的巴沙尔上台”，印证了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纵观以上历史案例，无论古代王权垄断货币还是现代银行垄断货币，其本质都是“货币资源脱离人的再生产”导致国家资源严重错配。这种错配的本质是金融资本对民生的长期压迫；若突破了大面积生存危机的临界点，便会以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极端形式爆发，引发政权更迭。这是把社会基础推倒重来，是已经反复验证了的历史规律。

第四章 中等收入陷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黑箱”死局

学界常将“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为一种发展现象：国家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长期停滞，无法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经济增长动能消失，民生改善停滞，最终返贫并陷入社会动荡。然而，这一描述只回答了“是什么”，从未回答“为什么”。为什么财政补贴、产业政策、货币宽松、生育激励等各类局部政策，在陷阱面前全都收效甚微、甚至完全无效？为什么有些国家在陷阱中挣扎数十年始终无法脱困？

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视角审视，答案清晰而冷酷：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圈入银行后院，造成严重社会生产过剩，引起销售、就业和婚育困难，导致新生儿锐减的根本性人口危机。从这时起，国家就已经非常明显地滑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也不是产业结构升级失败或技术创新不足的偶然结果，而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黑箱”运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和制度性的死局。任何局部政策调整都都不过是在陷阱内部的苦苦挣扎，而非跳出陷阱的出路。

一、现象之疑：为何局部政策措施全部失效？

中等收入陷阱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不是“增长停滞”本身，而是“政策失灵”的

普遍性。掉入陷阱的国家，并非没有尝试改革：它们推行产业升级、加大教育投入、建设基础设施、提供生育补贴、实施货币宽松。这是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工具箱中搬出了几乎所有“标准答案”，却无一例外地收效甚微。

以拉美国家为例，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是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1913 年人均 GDP 与德国、法国相当，但此后百余年反复陷入经济危机，2023 年通胀率飙升至 52.7%，近 50%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巴西、墨西哥等国同样在中等收入区间徘徊数十年，始终无法跨入高收入门槛。东亚的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近年来的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这一压力。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停滞往往伴随着“表面增长”与“真实衰退”的撕裂：GDP 总量仍在增长，但民众实际收入停滞甚至减少；货币供应量持续扩张，但消费需求不断萎缩；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但民生改善微乎其微。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人归咎于“制度质量不高”，有人归咎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有人归咎于“人口红利消失”。但这些解释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将陷阱归因为“局部因素”，因此开出的药方也都是“局部调整”。然而，当所有局部调整都无效时，我们必须追问：是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系统性的制度缺陷，在根本上决定了这些局部努力的失败？

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制度缺陷，就是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掠夺生育劳动价值，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三重锁死效应

（一）货币发行与民生需求的根本性背离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增量货币的发行锚定于外汇、黄金、债权等金融资产，而非生育劳动与民生需求。这导致货币资源从发行源头就偏离了人的再生产：

大量货币涌向出口部门、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推高资产价格、制造泡沫繁荣；育儿家庭作为货币价值的终极创造者，却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分配体系之外，始终处于“缺钱消费”的状态。

这种“钱往高处走、不往需处流”的货币垄断，使经济在表面增长的同时，民生消费根基却日益薄弱。

（二）人口衰退的不可逆闭环

货币垄断的直接后果，是生育劳动的持续亏损。育儿家庭因无法获得铸币税补偿，

被迫独自承担全部生育成本：从怀孕分娩的医疗开支，到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教育医疗，再到住房、婚嫁等远期支出。当生育成本持续高企、经济压力不断累积时，家庭理性选择少生甚至不生。

人口衰退又反过来加剧经济困境：人口萎缩意味着内需市场缩小，企业因国内销售困难而选择搞出口外销；银行加速购买外汇、黄金，使 M2 货币不断膨胀；金融资本搞钱生钱剥削，使货币更集中，脱离民生领域，使婚育更困难。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闭环，其严重后果体现在三个层面：（1）失去的人口无法再生；（2）萎缩的市场无法自动恢复；（3）生育意愿的螺旋下降。

以上人口衰退的不可逆闭环，使国家陷入“越不生越穷、越穷越不生”的死亡螺旋。

（三）国家出台的政策措施被系统性“免疫”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面前，国家出台的各类局部政策呈现出高度的“免疫性”。这正是中等收入陷阱最令人绝望的特征。

1.财政补贴为何失效

政府发放生育补贴、消费补贴、减税降费，从表面上看是在“支持民生”。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这些补贴面临两重吸收：

（1）债务吸收：大量家庭背负着房贷、车贷、消费贷。补贴到手后，首先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而非新增消费。这些钱通过还款流回银行系统，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循环。

（2）通胀吸收：政府从银行贷款搞补贴，在宏观上增加了货币供给，推高了物价，育儿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并未提升。

财政补贴的最终结果是：耗费了公共资源，却无法有效刺激消费和提高生育率。其根源在于无法打破货币垄断的闭环。

2.货币宽松为何失效

央行降息、降准、量化宽松，从表面上看是在“释放流动性、刺激经济”。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新增流动性遵循既有的信贷逻辑流动：

（1）推高资产泡沫：大量流动性涌入股市、楼市，推高资产价格，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分化加剧进一步压低社会总消费能力。

（2）空转套利：银行部门把绝大多数货币造出来放贷，使大量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搞钱生钱剥削，始终无法进入实体经济。

货币宽松的最终结果是：货币越增发，资产泡沫越大，贫富分化越严重，生育反而越困难。宽松政策非但未能打破锁死结构，反而为金融资本的野蛮掠夺提供了更充沛的弹药。

3.产业政策为何失效

政府补贴制造业、扶持高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从表面上看是在“夯实实体经济”。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产业政策遭遇需求端的根本性约束：

（1）内需持续萎缩：育儿家庭缺钱消费，社会总需求逐年缩水。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找不到足够买家，补贴最终转化为库存积压。

（2）重复投资常态化：在需求收缩的背景下，信贷扩张仍在推动企业扩大产能。供需失衡日益严重，价格战成为常态，企业利润空间被持续挤压。

（3）政策套利盛行：资本大鳄利用产业补贴政策获取低成本资金，却将资金投入金融投机而非实业生产。产业补贴沦为“套利工具”，而非“发展动力”。

产业政策的最终结果是：耗费了财政资源，却未能阻止产业空心化。企业因内需不足而破产，产业因市场萎缩而外移，技术因人才断层而失传。

三、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资源错配的结果表现与制度性宿命

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阶段，而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资源偏离民生、人的再生产失去支撑”的系统性结果，也是这一制度的必然归宿。其核心机制是“货币错位”与“人口出生率走低”的双向锁定：前者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消费根基，后者加剧需求萎缩，二者共同将国家困于“发展停滞、民生艰难”的死循环。

（一）现象层面：经济虚假增长与人口再生产断裂

中等收入陷阱在两个维度上集中表现出来：

1. 经济维度的“虚假增长”

货币发行锚定外汇、黄金、债权等金融资产，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与投资拉动型经济短期扩张。但增量财富集中于银行部门与资本群体，普通家庭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倒退，消费能力难以突破“中等收入”瓶颈，形成“GDP 高增速与民生低改善”的背离。

2. 人口维度的“再生产断裂”

货币错位导致生育劳动未获补偿，育儿家庭难以承担教育、医疗、住房等高额成本，导致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这造成消费需求持续萎缩，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动能，使经济发展失去人口消费支撑，陷入“发展停滞与人口衰退”的双重困局。

（二）实质层面：金融资本增殖优先，人的再生产退化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金融资本增殖优先、人的再生产退化”这一矛盾的具体展开。在这一路径上，国家呈现以下结构性特征：

1. 金融资本持续增殖，但增殖的财富无法转化为民生改善

银行部门的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等铸币税收益、资本大鳄的投资利润、上市公司的股权增值，大量沉淀于金融系统内部循环，并未通过工资增长、福利提升、公共服务改善等渠道惠及育儿家庭。金融资本的繁荣与普通民众的困顿，在同一时空下并行不悖。

2. 经济总量仍在增长，但增长的红利无法惠及育儿家庭

GDP 数字可能仍在爬升，但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虚拟经济的资产重估、政府债务驱动的基建投资、出口部门的低价倾销，而非来自消费扩张和民生改善。育儿家庭的实际收入停滞，生活成本持续攀升，生育意愿不断走低。

3. 统计数据或可维持体面，但生育率持续走低、内需持续萎缩、社会活力持续衰退

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撕裂日益扩大：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速尚可，民间却普遍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货币供应量屡创新高，老百姓却觉得“钱越来越不值钱”。这种撕裂的根源在于：统计数据衡量的是“资本的增殖”，而非“人的生存”。

（三）必然性：只要货币发行权仍被银行垄断，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制度性宿命

当一国的经济系统不再服务于“人的再生产”，而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无限增殖”时，中等收入陷阱便成了它的制度性宿命。无论它曾经创造了怎样的经济奇迹，只要货币发行权与铸币税仍被银行垄断，它终将在“虚假增长”与“真实衰退”的撕裂中，被锁死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最终走向人口亡国，无法挣脱。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不是政策调整能够解决的，而是必须通过货币发行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的。

四、发达国家的特殊性：跨境铸币税掠夺+有限修正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

如果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必然导致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西方发达国家为何“免疫”？以下论证将揭示：发达国家并非免疫，而是以另一种形式有限修正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同时仍然在承受着垄断制度的反噬。

（一）高福利制度：意外打开消费端的“货币发行”通道

社会财富实际是用人口消费去推动社会生产而产生的，而不是相反。因为没有消

费就没有生产，也就没有财富，将表现为大量人口失业，同时技术水平低下。这正是对发达国家高福利政策的“成功经验”总结。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因选举政治的压力与社会博弈而形成的一套针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变相修正机制。其运作逻辑是：

政府因竞选需要被迫向银行借钱（财政赤字），以福利形式从消费端直接发放到广大民众手中，形成了广泛的人口消费力。这一举措意外地打破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只流向资本方”的单一路径，强制开辟了面向消费端的“货币发行”。

充足的消费需求推动了生产扩张和技术进步，进而带来更高的经济产出和税收，使政府有能力维持高福利水平，形成“福利→消费→生产→税收→再福利”的有限正向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大量民众仅靠低保金也能维持基本生活，减少了就业市场的恶性内卷，意外地推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进一步强化了消费驱动型增长。

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质是：国家以财政赤字为工具，从消费端“二次分配”了原本被银行独占的铸币税，是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局部修正。

然而，这一修正具有内在局限性：政府的每一次福利发放，都以新增债务为代价，并且只是有限缓解了育儿家庭的部分经济压力。当债务累积超过经济增长的承受极限和人口持续缓慢衰限时，修正机制便陷入危机。

（二）跨境铸币税掠夺：为高福利制度提供“外部输血”

高福利制度的内生动力虽然强大，但单纯依靠国内财政赤字发福利，终将面临债务爆炸的约束。发达国家得以将福利维持在更高水平，关键在于它们同时从外部获取了额外的财政空间。

凭借货币霸权（以美元为例），发达国家通过以下机制展开跨国掠夺：以近乎零成本的美元货币符号换取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劳动成果，掠夺跨境铸币税；然后通过美元霸权吸收全球储蓄，让流出的美元又回到美国，使被掠夺国产生不断积累美元外汇储备的财富假象和持续获得利息收入的满足感，以此长期维持美元的跨境铸币税掠夺。此外，他们还通过资本输出与操纵，获取海外超额回报，回流国内缓解分配压力。

这一“外部输血”使发达国家在财政赤字远超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经济稳定和福利运转。跨境铸币税剥削不是高福利制度的“原因”，而是其“放大器”，它让高福利制度得以在债务不可持续的压力下维持更久。

（三）高级版本的陷阱：虚假的发达国家

尽管有消费端的货币发行和外部输血，发达国家并未真正跳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死局。其所谓的发达，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发达。

具体表现包括：贫富两极分化特别严重。这是用极少数人的超高收入来拉高了无数穷人的平均收入，并且无数人债务沉重，每月收入归还贷款后所剩无几。

五、黑箱死局：所有政策都只是在拖延时间

所谓“黑箱”，是指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严重缺陷：银行部门通过资产购买和放贷的方式发行货币，大量吞噬社会财富（铸币税）；使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没有回报，沦为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一黑箱类似于具有强大吞噬能力的“黑洞”，无论外部输入何种政策调整，都会被这一固有缺陷系统性吞噬，转化为对黑箱自身的强化而非改变。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就是黑箱的运行结果：外部输入的政策调整越多（财政补贴、货币宽松、产业政策），黑箱输出的结果就越固定：资本增殖在继续，人口衰退在加深。这是因为所有政策都在黑箱之外调整参数：或给钱、或降息、或补贴企业，却从未触及“货币发行权归谁、铸币税流向哪里”这一根本问题。补贴被偿债和通胀吸收，货币宽松被资产泡沫和空转套利抽走，产业政策被需求萎缩和资本套利吞噬。输入越多，系统自我强化越快，钱生钱剥削越严重，民生越艰困，而国家始终无法脱困。此外，在这个黑箱里还隐藏了大量跨国掠夺：银行部门的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持续累积，主要来源于出口顺差，实际是生育劳动成果（铸币税）长期持续流向了美元霸权。

长期以来，国家无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政府不够努力，也并非政策不够精准，而是黑箱本身的运行逻辑决定了任何外部干预都只是在强化旧格局、拖延时间。拖得越久，新生儿越少，后果越严重。唯有用生育铸币制度打破黑箱，让货币发行权回归生育劳动价值本源，让铸币税反哺育儿家庭，方能跳出死局。

第五章 矛盾本质：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对立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了“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其本质是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根本对立。

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目的，应当是为了确保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这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理由和根本基础。其中在生存上，国家需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延续和代际传承；在发展上，国家需要积累社会财富和获得长期发展基础。这催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运行逻辑：追求生命维系的“人类生存逻辑”，与追求价值积累的“资本增殖逻辑”。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二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了根本性的矛盾对立。而这一

制度就正是“资本增殖逻辑”的集中体现和具象化代表。

一、资本增殖逻辑

资本增殖逻辑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灵魂”，其核心诉求是利润最大化与自我扩张，要求一切资源配置服务于金融资本的积累与周转，让货币在循环运动中实现“自我增殖：让钱生钱，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该逻辑具有短期导向、非人性化与空间扩张的特征：它追求季度财报的漂亮数据，将人类与社会关系简化为可计算的信用风险与消费潜力，并通过全球化的金融网络实现无边界套利。

（一）核心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资本增殖逻辑中，“利润”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所有经济活动都围绕“如何快速获取高额利润”展开，人类的生育、健康、教育等生存需求，仅在“能转化为资本收益”时才被资本纳入考量。银行部门作为这一逻辑的核心载体，其货币发行与信贷决策完全以利润回报为导向，对无直接收益的民生领域与人的再生产需求视而不见。

在资本增殖逻辑下，“是否盈利”取代“是否必要”成为资源分配的唯一标尺，人类生存需求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品”。

（二）时间维度：追求短期回报

资本增殖逻辑具有强烈的“短期化倾向”，追求“即时性利润”，对需要长期投入的人类生存活动（如生育、教育、养老）缺乏耐心。这种短期导向源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偏好”：资本持有者更倾向于在短期内完成“投入—增殖—退出”的循环，避免长期持有带来的风险与贬值压力，而人类生存逻辑所需的“代际传承”（如 20 年的育儿周期和教育投入），与资本的短期诉求形成天然冲突。

资本增殖逻辑的短期化倾向，使经济系统沦为资本逐利的短期工具，大量普通人因育儿成本高企被迫放弃多育，甚至不婚不育，最终形成“短期资本狂欢、长期人口危机”的恶劣局面。

（三）运行特征：虚拟化与排他性的双重强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支撑下，资本增殖逻辑使大量货币脱离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自我循环”，例如大量流向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等虚拟领域，大量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与实体经济隔绝。最终形成“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逐步萎缩”的二元分化。

二、人类生存逻辑

人类生存逻辑是物种存续的“本能逻辑”，其核心诉求是“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避免自身作为一个物种的灭绝。这一逻辑以“人”为核心，将“人的再生产”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要求社会资源向生育、教育、医疗等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领域倾斜，具有长期导向、情感依赖与价值多元的特征：它重点关注的是孩子在二十年成长期的健康与文化传承，并带来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与老有所养。

（一）核心目标：保障生命延续和代际传承

人类生存逻辑的核心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其中生命和繁衍处于首要位置：它将有工作、有饭吃、保障安全、支持分娩、养育儿童、保障教育等视为最基础的民生保障。在这一逻辑下，孩子不仅是家庭成员，更是国家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和纳税人；生育劳动不仅是家庭行为，更是创造“未来社会价值”的公共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理应获得国家层面的货币补偿与资源支持。

（二）时间维度：长期均衡的持续追求

人类生存逻辑具有天然的“长期化导向”，其时间尺度以“代际”为单位（通常为 20-30 年），追求“人口、经济、社会”的长期均衡发展。生育劳动的价值需要长期投入才能显现：父母生育孩子后，需经过 20 年左右的养育与教育，孩子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力，为经济发展贡献价值；而这一过程中，育儿家庭需要国家给予持续的资源支持，才能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人类生存逻辑要求国家建立“长期生育支持体系”，而非短期政策刺激。

（三）运行特征：公共性与包容性

人类生存逻辑强调“社会成员的平等生存权”，认为生育、健康、教育、养老、安全等生存资源是公共产品，应通过国家的包容性分配，确保所有家庭都能获得必要支持，而非由市场竞争决定资源流向。在这一逻辑下，增量货币作为“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应优先用于保障人类生存需求，而非资本增殖；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资本积累规模。

三、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尖锐对立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两种逻辑的对立，并非局部利益的冲突，而是涉及“价值取向、资源分配、时间维度、评价标准”的全方位冲突。这些冲突维度相互交织，形成“金融资本越增殖，人类生存越艰难”的系统性矛盾，最终传导为人口危机与经济衰退。

（一）价值取向冲突：“钱的增殖”与“人的生存”

资本增殖逻辑的价值核心是“货币的无限增殖”，它将“钱”视为目的本身，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者的任务是为资本创造利润，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金融资本的无限堆积。

人类生存逻辑的价值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将“人”视为目的本身，增量货币是“保障人类生存的工具”：资本增殖的任务是为人类生存提供支持，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福祉。

这种价值取向的冲突，直接体现在货币发行的目标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目标是“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与信贷扩张”（资本增殖）；而人类生存逻辑下，货币发行的目标应是“补偿生育劳动与保障民生需求”（人的生存）。当货币发行目标从“人的生存”转向“钱的增殖”时，两种逻辑的价值冲突便转化为系统性的国家资源错配：货币流向资本领域，导致生存领域资源短缺。

（二）资源分配冲突：“资本增殖优先”与“生存需求优先”

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资源分配，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资源向金融、地产等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民生资源被挤压。人类生存逻辑主导的资源分配，遵循“生存需求优先”原则，资源向生育、健康、教育等民生领域集中，然后自然产生对房地产的刚性有效需求，资本增殖领域的经济泡沫被适度约束。

资源分配的冲突，使“人类生存”与“资本增殖”形成零和博弈：金融资本占用的资源越多，人类生存获得的资源就越少。

（三）时间维度冲突：“短期回报”与“长期延续”

资本增殖逻辑的时间维度是“短期化”，追求“即时性利润”，对需要长期投入的生育、教育等生存活动缺乏耐心，甚至通过“短期套利”损害长期生存基础。人类生存逻辑的时间维度是“长期化”，追求“代际延续”，需要长期稳定的资源投入，确保每一代人都能完成生存与繁衍的使命。

这种时间维度的冲突，在政策实践中表现为“短期刺激”与“长期建设”的对立。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各国更倾向于“短期资本刺激”（如央行购债、减税降费），这一刺激虽能暂时拉动经济增长，但无法解决生育成本高企的根本问题，最终导致“政策刺激效果消退后，人口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人类生存逻辑则要求“长期生育支持”，如建立“全周期生育补贴制度”，能从根本上激活生育意愿，实现人口与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

（四）评价标准冲突：“资本收益”与“生存质量”

资本增殖逻辑的评价标准是“资本收益指标”，如 GDP 增速、股市涨幅、企业利

润，这些指标仅反映资本增殖的规模，不考虑人类生存质量。人类生存逻辑的评价标准是“生存质量指标”，例如生育率、儿童健康率、教育普及率、养老金覆盖率等等，这些指标直接反映人类生存的状况，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标尺。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收益指标”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各国政府将 GDP 增速、股市表现作为核心政绩，企业将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忽视生育率、育儿成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等生存质量指标。这种评价标准的冲突，使社会发展偏离“人的生存”核心，最终导致“资本繁荣”与“人口衰退”并存。

四、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与文明冲突

有史以来，货币就先后被王权、贵族、教会、银行部门垄断。这种垄断性决定了，货币从制造出来起就几乎成了资本，它追求自我增殖而独立存在（例如古代残酷剥削人民的各类高利贷，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网贷），使“资本增殖逻辑”成为支配经济社会运行的核心规则；二战后，为解决民生艰难、保障生育等文明存续的根本问题，各国政府向银行部门借钱发展经济，并通过借新贷来还旧贷，使政府债务越累越多，压根就没有想过如何归还，其实质是削弱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本质上是变相与银行部门争夺货币发行权，代表的是“人类生存逻辑”，但导致财政负债累累和难以持续。

历史上，资本增殖逻辑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当这一矛盾运动到极致时，必然表现为大多数人手里都没有钱吃饭和缴税，无钱发动生产和结婚生子，形成普遍性的“生存矛盾”。这时，人们会起来造反，引发“文明危机”，推动了王朝或政权更替。

以上表明，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决定了经济系统的本质（为谁服务）和发展方向（是走向毁灭还是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人类经济系统中最底层、最本质的根本矛盾。根据这一原理可知，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人类经济系统本质上是为金融资本服务的，其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自我毁灭。

古代农民起义喊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现代政府向银行借款发展经济，本质上都是人类生存逻辑对资本增殖逻辑发起的有限反抗，构成了人类社会最根本性的文明冲突。

第六章 人口危机：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

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并非抽象理论层面的对立，而是通过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具体运行，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并最终在人口领域集中爆发：形成以新生儿锐减、少子化与老龄化叠加为核心的人口危机。这一危机并

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资本增殖逻辑长期碾压人类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对人类生存基础的根本侵蚀。

一、初始分配碾压：生育劳动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的元分配权被银行部门独家掌控，生育劳动作为货币价值的终极来源，却被系统性排除在补偿体系之外，形成“价值创造者无补偿、价值占有者不劳动”的分配不公，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生存逻辑的货币基础。

（一）货币发行权垄断：生育劳动失去价值补偿通道

货币本质是劳动力，其价值源于父母生育孩子的人力投入：母亲十月怀胎的生理消耗，家庭在养育过程中的时间与精力付出，构成货币的价值源泉。因此，货币发行权天然归属于育儿家庭，增量货币应通过生育补助的方式，直接补偿生育劳动价值。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权被银行部门垄断，育儿家庭只能通过“打工赚钱”的间接方式获取货币，导致生育劳动的价值被埋没。

（二）铸币税红利独占：生存需求的货币支撑被抽离

铸币税作为社会财富的增量，本应优先用于保障人类生存需求，通过生育补助的方式，用于生育支持、教育普及、医疗保障等民生领域。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铸币税红利被转化为银行部门的金融资本，人类生存需求的货币支撑被严重抽离，形成“金融资本越增长、民生保障越薄弱”的反差。

二、价值评价碾压：人的生存价值被资本价格异化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价值评价体系构建”，将人类生存价值简化为可量化的资本价格，否定生育劳动、家庭照料等非市场化生存活动的社会价值，使人类生存逻辑失去“价值认同基础”，沦为资本评价体系中的“无价值活动”。

（一）生育劳动：从“价值源泉”沦为“无价值消耗者”

生育劳动是人类物种延续的核心活动，创造了“未来劳动力”这一最根本的社会价值，是人类一切经济价值的终极源泉。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评价体系以“是否产生直接货币收益”为标准，将生育劳动定义为“无价值消耗”：母亲在家养育孩子不产生工资收入，被视为“无业者”；家庭照料孩子的劳动不纳入 GDP 核算，被视为“非生产性活动”。这种价值评价的异化，使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被彻底否定，育儿家庭成为“被资本歧视的群体”。

生育劳动被资本评价体系否定，使人类生存的“核心活动”失去社会认同，育儿

家庭陷入“经济压力+价值否定”的双重困境，生存逻辑的价值基础被严重动摇。

（二）人的生命：从“尊严主体”沦为“金融抵押品”

增量货币原本是生育劳动的价值体现和果实，若能通过生育补助流入育儿家庭，一方面可为广大人民提供充足的自主交换媒介，保障充分就业，实现劳动价值自由互换；另一方面也能为家庭积蓄生存资本，用于集中买车买房。然而，货币被银行垄断后，人们普遍只能向银行贷款买车买房；大量劳动力也因缺乏货币交换沦为失业者，被迫向银行借钱消费。

这样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评价体系将大量人口的生命价值简化为“未来收入现金流”，将人异化为可量化、可打包、可交易，并用以支撑信贷扩张和实现资本自我增殖的金融工具，人的尊严与情感需求被完全忽视。

这导致大量人口成为银行的债务人，被资本评价体系异化为“金融抵押品”，使人类生存的“尊严需求”让位于资本的“增殖需求”，生存逻辑的生命基础被系统性碾压。

三、直接后果一：人的尊严被系统性剥夺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掌控货币发行权，完全控制了货币主权，本质是垄断了劳动力商品实现自由交换的货币媒介，导致人民普遍缺乏自主实现劳动价值、满足生存需求的货币支撑。这种货币垄断，从消费、创业、劳动、生存、价值认同五个维度，对人的尊严展开全方位碾压，使广大人民陷入“为货币挣扎、失去存在价值”的深重苦难。

（一）消费力萎缩：家庭消费货币短缺抑制全链条需求，成为危机传导起点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增量货币大量沉淀于金融系统与少数资本群体手中，货币分配的系统性失衡直接引发家庭消费能力持续衰减，使家庭部门陷入“缺钱消费”的困境。

家庭部门的消费力不足，演变为覆盖全社会、波及全球的“需求不足”困局，成为后续生产过剩、创业失败、就业困难的源头。

（二）创业者困境：需求不足导致销售无门，沦为银行债务扩张工具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了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创业者很容易掉入“借钱投资→盲目扩张→销售无门→债务压身”的陷阱，从“自主创造价值”异化为“银行债务扩张的工具”。

一方面，银行基于“资本增殖”目标，鼓励创业者扩大贷款规模：通过降低短期

信贷门槛、提供“循环贷”等方式，推动创业者增加投资、扩张产能，却完全无视市场消费力不足的严峻现实。

另一方面，银行的“刚性还款”规则成为压垮创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经营陷入困境，创业者无法按时偿还贷款时，银行会通过催收、查封抵押资产、上报征信等方式施压，甚至联合第三方机构（例如法院）催收。许多创业者不仅失去了多年积累的财富（如房产、存款），还背上巨额债务，从“自主经营者”沦为“欠债的老赖”。

据媒体报道，2025 年前后有多名知名企业家因无法承受债务压力与失败打击，选择跳楼自杀，用生命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创业悲剧买单。这种“融资易、生存难”的困境，否定了创业者的自主价值，使其沦为银行债务扩张和资本增殖的牺牲品。

（三）劳动者困境：丧失自主选择权，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劳动力与货币的匹配权主要由资本主导，劳动者普遍失去通过自主劳动（如个体经营、技能服务）实现价值交换的路径，被迫依赖“打工挣钱”这一单一渠道获取货币。这样劳动自主权被剥夺，人从价值创造的主体，异化为资本增殖的附属工具。

1.劳动过程被压榨：时间与健康被系统性剥夺

“996 工作制、007 加班模式”成为资本压榨劳动者的常态。为争夺有限的岗位与货币资源，劳动者被迫接受远超法定标准的劳动时长，休息权与健康权被严重压缩，长期陷入“工作—疲惫—再工作”的机械循环，失去陪伴家人、自我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2.劳动保障被架空：合法权益在灵活用工中被侵蚀

资本通过滥用劳务派遣、灵活用工等形式，规避法定雇主责任，使大量劳动者沦为“临时工”“外包工”，处于劳动合同模糊、社保不全、报酬稀少、职业发展断层的边缘状态，合法权益被系统性损害。

3.劳动价值被否定：成为被资本抛弃的失业者

当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必然企业缩减产能、岗位锐减，大量劳动者被抛入失业困境，从资本的“生产工具”沦为社会的“弃儿”。这一现象的荒谬性在于：一方面大量劳动力闲置浪费，另一方面大量育儿家庭缺乏外部支持、生存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因为货币被银行部门垄断了，无法流向真正需要它的民生领域。

（四）生存底线失守：大量女性沦为性剥削对象，尊严被践踏

在就业困难的大背景下，赚取饭钱的困难持续增加，使社会生存底线不断失守，

大量女性因生理与社会角色的特殊性，身体被异化为“可交易的商品”，沦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直接牺牲品。例如，有的为快速赚钱陷入卖淫行业，丧失尊严，并且面临人身安全、疾病传播风险；有的被诱导“卖卵”，在缺乏医疗保障的环境下接受手术，导致卵巢早衰、不孕等终身伤害；还有的被迫参与代孕，沦为“生育工具”。

这些现象的本质，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剥夺了女性通过正当途径获得体面生存的权利，迫使她们将身体与生育功能转化为“换取货币的筹码”。

（五）价值扭曲：货币垄断催生“唯金钱论”，人的尊严与本质全面异化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增量货币大量流向金融资本与少数利益群体，广大人民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分配体系之外，使生存缺乏必要的货币基础，导致货币成为稀缺资源。在这一制度逻辑下，人们为了生存被迫参与残酷的货币争夺，进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唯金钱论”畸形评价标准：劳动价值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创业成果好坏看盈利规模，人格魅力评判沦为货币对比。

这种价值扭曲，本质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对人类生存逻辑的根本性篡改：将“货币”从服务于人的工具，异化为支配人的手段；将“人的尊严”从多元价值的集合，简化为单一货币的量化指标。当人们只能通过货币数量证明自身价值，情感、道德、自我实现等核心价值都需让位于资本增殖时，人类便逐渐失去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尊严沦为奢侈品，最终在“为货币挣扎”的循环中，彻底迷失了存在的意义。

四、直接后果二：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

我国解放后的头几十年里，基本处于小农经济阶段，夫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互扶持，共同养儿育女，人口稳定增长。在那个年代，既有生活艰辛的残酷一面，也有家庭温暖的美好面。

家庭原本是人类生存逻辑中“情感联结”的核心载体：它以爱情为起点、亲情为内核、责任为支撑，承担着生育子女、代际传承、情感慰藉的核心功能，是个体抵御生存压力、延续血脉的温暖共同体。但在现行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家庭既有生活艰辛的一面，夫妇关系也从“情感驱动”异化为“资本纽带”，生存逻辑的情感根基被金融资本系统性侵蚀。

首先，这种异化体现在家庭“组建门槛”的资本绑定上。传统观念中，婚恋的核心是情感契合与价值观一致，而如今在货币垄断催生的高生活成本下，家庭组建被强行附加“经济达标”的刚性条件：房产成为“结婚刚需”，车辆、存款等物质条件成为婚恋匹配的“硬指标”。这导致大量新家庭被房贷、车贷的债务绑架；大量适龄青

年因“无房无车”被排斥在婚恋市场之外。2024 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仅 610.6 万对，较上年降幅达 20%，背后原因正是“资本门槛”对情感联结的深度挤压：情感不再是家庭组建的核心驱动力，能否从银行贷到款、货币持有量的多少反而成为决定能否步入婚姻的关键。

其次，家庭“维系逻辑”被资本利益主导，情感纽带让位于财务平衡。婚姻本应依靠情感包容、责任分担抵御生活风险，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压力，将家庭关系拖入“利益博弈”的严重困境：（1）育儿的奶粉、教育、医疗开支成为沉重负担，夫妻常因“钱怎么花、谁来承担”爆发矛盾；（2）房贷月供占家庭支出的很大比例，“为房打工”的长期压力耗尽夫妇情感沟通的时间与精力。2024 年我国离婚登记与法院判决离婚合计达 351.2 万对，离婚率高达 57%，印证了资本逻辑已取代情感逻辑，成为决定家庭存续的核心因素。当家庭从“情感共同体”沦为“债务共同体”，“有钱则合、缺钱则散”的利益导向便成为常态。

第三，家庭“情感功能”被资本逻辑大量消解，代际传承的情感根基被破坏。父母本应将必要的时间与精力投入生育养育，通过陪伴、教育构建亲子情感联结，但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父母被迫将大量时间投入高强度工作，“996 工作制”“异地打工”成为常态，导致孩子长期处于“隔代抚养”或“无人照料”的状态，亲子情感严重缺位；大量老人的退休金被用于按期归还子女的房贷本息，生活拮据；大量老年人因子女经济压力大、无暇照料，面临“空巢养老”的困境，代际情感传递断裂。这种情感功能的丧失，让家庭不再是“情感港湾”，反而成为“经济压力的放大器”：年轻人因害怕“养不起、顾不好”而放弃生育，中年人因“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负担而焦虑，老年人因“无人赡养”而缺乏安全感，最终形成“情感缺失→生育意愿低迷→人的再生产断裂”的恶性循环。

从本质上看，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碾压人类生存逻辑的悲剧缩影。当货币成为家庭组建的稀缺资源，房贷、车贷成为标配，人类生存所需的情感支撑便不复存在，人的再生产就失去了经济土壤，文明延续也随之弱化。这一异化不仅是家庭的悲剧，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悲哀。

五、终极后果：从人口危机到文明存续风险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把生育劳动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是新生儿锐减的直接导火索：当创造“未来劳动力”的根本劳动得不到货币补偿，生育必然成为家庭的沉重经济负担，人们放弃生育就成为必然、无奈和痛苦的选择。这一后果并非单纯的人口

数量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人口危机，将造成经济衰退，进而引起社会动荡和战乱，引发文明存续风险。

综合上述，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货币初始分配、资本价值评价的双重碾压，将生育劳动从价值源泉沦为无价值消耗者，将人的生命从尊严主体沦为金融抵押品，将家庭关系从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和债务共同体，把人的尊严系统性剥夺，使无数人迷失了存在的根本意义，最终必然指向一个严重后果：新生儿锐减的人口危机。这是资本增殖逻辑碾压人类生存逻辑的结果体现，也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和不可持续的终极证明。

第七章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遮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自身包装为“客观、中立的科学体系”，掩盖了其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具”的根本属性。它把货币扭曲为银行的负债凭证，主张货币中性论，并通过教材编写、方法论壁垒、学术评价、政策实践等多维度强化，漠视人口国，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系统性的理论遮蔽，使人类社会形成“认知囚笼”，长期无法察觉国家资源错配（生产过剩）的制度根源。最终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以及在该制度下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掠夺各国铸币税合法化、自然化。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初心使命：服务于金融资本

西方主流经济学起源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掠夺“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中，它是欧洲金融资本通过筛选、资助、固化和不断推广而形成的话语体系。其初心使命是充当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工具，为金融资本服务。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后，欧洲金融资本逐步掌控货币发行权，亟需理论为“银行通过信贷创造货币、占有铸币税”提供合法性支撑。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论”，该理论表面上是反对封建王权对经济的干预，实际是为银行资本突破王权限制、自由扩张信贷规模扫清障碍。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提出“银行印钞能增加生产和收入”，却回避货币发行占有铸币税的元分配属性。这为银行资本垄断货币发行权、长期剥削生育劳动价值打下了理论基础。

19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论”，表面上是推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实则为银行资本伴随殖民扩张向全球渗透提供理论依据。例如，英国通过殖民统治将印度变为原料产地，银行资本通过在殖民地设立分支机构，垄断当地货币发行与信贷业务，将殖民地财富通过“贸易—货币”循环输送回宗主国。

二、从学术上为货币垄断制度保驾护航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理论建构、方法论遮蔽、学术评价与政策实践四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学术保护体系，使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获得“合法性”与“自然性”。

（一）理论建构：将货币扭曲为“银行负债凭证”，主张货币中性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了延续银行货币垄断特权，刻意把货币本质扭曲为“银行的负债凭证”，以此巩固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合法性”。并在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主张国家财政向银行借钱来扩大消费（如凯恩斯主义），让腐朽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得以苟延残喘。“货币中性论”（如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声称“货币仅为交易媒介，不影响实体经济”，实质上掩盖了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掠夺铸币税的根本事实。

这一理论建构完全无视了人的再生产与货币的内在关联，导致各国在面临严重“少子化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以银行印钞购买资产和放贷的方式“刺激经济”，无视人的再生产对增量货币的迫切需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固化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国家资源错配，使人口危机持续恶化。

（二）方法论遮蔽：数学形式主义的技术壁垒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数学形式主义”的刚性壁垒：将“复杂数学模型”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标准，以“模型是否精巧、数据是否显著”替代“逻辑是否合理、现实是否契合”，通过方法论的“技术门槛”排斥挑战传统理论的创新观点。在货币理论研究领域尤为突出：主流模型将货币抽象为符号变量，将人口、生育等关乎文明存续的变量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使“货币供给扩张与生育率持续走低长期并存”这一现实悖论无法进入主流研究视野。其数据依赖同样强化了这一遮蔽：只有可统计、可验证的数据才被认为具有学术价值，而制度结构、分配伦理等非量化维度被系统性排除。这种方法论导向将货币制度问题降格为技术操作问题，使经济研究退化为数学与技术游戏。

（三）学术评价：排斥创新观点的意识形态壁垒

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学术评价体系，将方法论工具升华为价值判断，形成排斥异己的“意识形态壁垒”，进一步强化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话语遮蔽。在期刊发表环节，主流核心期刊长期被传统学派主导，将“是否使用复杂数学模型”等同于“学术水平高低”，使挑战货币垄断制度的研究即使逻辑严谨、贴合现实，也因未采用主流范式而被边缘化；符合形式主义范式的研究即使忽视关键现实问题，仍能获得高度评

价。在学术会议与人才培养环节，议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同样围绕传统范式展开，制度分析、伦理判断等方法的训练被排除，从根本上限制了突破主流框架的批判性思维。这种评价体系使经济学界陷入固守传统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

（四）政策实践：将垄断后果归咎于“市场失灵”

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与学术层面遮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还在政策实践层面将垄断引发的国家资源错配和人口危机归咎于“市场失灵”，而非制度缺陷。

1.政策工具设计层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工具均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前提。其推崇的凯恩斯主义，将国家资源错配的解决寄托于“政府干预市场”，而非打破货币垄断：主张“政府向银行借钱刺激经济”，却无视政府借钱会加剧债务高企，形成“政府举债刺激经济→债务利息挤压民生→生育更困难”的恶性循环。现代货币理论（MMT）主张“货币是政府债务凭证，主权国家可自主发行货币”，但仍将货币发行权形式赋予政府，实质赋予银行部门，但无论赋予谁，都无法解决“生育劳动无补偿”的根本问题。

2.对危机的解读层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国家资源错配引发的经济与人口危机归咎于“市场投机”“个人观念”“技术替代”等非制度因素。对于新生儿锐减，西方学者多解释为“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育儿成本高企是市场自发结果”，却忽视“育儿成本高企的根源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导致生育劳动未获补偿”；对于内需不足，多解释为“居民储蓄率过高”，完全无视贫富严重两极分化。这种归因扭曲使改革措施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改革方向引导层面

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改革方向引导至“完善银行监管”“优化货币政策”，而非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对于人口危机，西方学者主张“财政借钱发放生育补贴”“延长退休年龄”，始终围绕“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展开，无法从根本上纠正资源错配。

三、漠视人口亡国，为美元霸权跨境掠夺铸币税提供掩护

西方主流经济学漠视人口亡国。这并非孤立的态度选择，而是其服务于西方金融统治阶级利益的内在规定性使然。它通过将人口“外生化”来消解人口危机的学术合法性，通过放弃劳动价值论来遮蔽金融资本的掠夺本质，通过货币中性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美元霸权的跨境铸币税剥削提供理论掩护。在它的世界观里，国家只是“历

史偶然”，能否存续，从来都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真正需要讨论的只有一个：金融资本的增殖是否还能继续。

（一）将人口设为外生变量：消解“人口亡国”的学术合法性

人口是经济活动的唯一主体。没有人口，就没有劳动力、消费者与纳税人，一切经济理论都将失去作用对象。然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范式中，人口增长率通常被假定为独立于经济变量的外生参数，且通常被假定为在长期中保持不变。生育率被归入“家庭决策”范畴，交由收入、教育、文化等变量解释，而与货币制度、分配结构、金融权力无关。

这意味着，新生儿锐减这一关乎国家存续的根本性危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连一个“内生变量”的地位都未获得：它被降格为一个不需要被解释、更不需要被“阻止”的既定事实。这不是方法论上的疏忽，而是范式上的自觉选择。将人口“外生化”，等于在理论起点上就消解了“人口亡国”这一议题的学术合法性。

（二）“价值”的消失：服务于金融资本的理论清洗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口亡国的漠视，是其深层理论结构——放弃劳动价值论——的必然延伸。

古典劳动价值论（斯密、李嘉图）确立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正确命题。然而，这一命题对金融资本构成了根本威胁：如果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那么不劳动的银行部门凭什么占有铸币税？为了消除这一威胁，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清洗：将“价值”一词从教材中删除，只保留“价格”；将货币定义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将货币发行权论证为银行的天然特权；以“货币中性论”为由将货币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从而遮蔽了“货币发行即占有铸币税”这一根本性的分配事实。

这一理论清洗的直接后果是：金融资本通过货币发行占有铸币税的行为，被重新包装为“中性的金融操作”。它不再被追问“凭什么”，而是被接受为“天然如此”。当“价值”消失、只剩下“价格”时，经济学不再关心“什么是有价值的”，只关心“什么是有价格的”。这正是金融资本统治下的价值虚无，也是金融寡头得以隐蔽扩张其剥削体系的理论根基。

（三）美元霸权的“学术护城河”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清洗，与美元霸权的全球扩张构成了一套内外配合的系统。

自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被确立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各国需要美元来开展国际贸易、偿还债务和稳定本币汇率，由此形成了对美元的刚性需求。然而，美元的发行权由美联储及华尔街核心金融机构掌控。当各国为获取美元而向美国

出口商品时，它们实际上是在用本国人民的劳动成果，换取美国零成本印刷的美元符号。这正是跨境铸币税剥削的本质：美国通过印刷美元即可换取全球商品，而出口国得到的只是可以在美国市场上购买商品的“欠条”。其终极兑现权，仍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为这一全球掠夺秩序提供了系统的理论遮蔽：它以货币中性论消解了“货币发行即占有铸币税”的批判性认知；它以“比较优势理论”将出口导向政策包装为“双赢”，从而掩盖了出口国以劳动成果换取美元符号的实质损失；它强调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全球化，实则服务于美元霸权的全球扩张，使各国在理论上失去对跨境资本管制的正当性；它以“独立央行”和“通胀目标制”为政策正统，将任何涉足货币发行的主权行为污名化为“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此维持其对货币发行的排他性控制。

这套理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构筑了一个认知囚笼：各国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被训练成习惯性地接受“货币应该由银行发行”“外汇储备是国家的财富”“出口顺差是经济成功的标志”等教条，而无法看到这些教条背后的实质：在出口顺差的另一面，是本国劳动成果被美元符号圈走；外汇储备的另一面，是本国人民的生育劳动成果被转化为支撑美元霸权的金融资本。

（四）漠视人口亡国：只需要适应，不需要阻止

当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回应是：调整模型假设，延长退休年龄，引入移民或发展 AI 替代劳动力。它从不追问：这个国家的本土人口是否还有意愿、有能力继续存在？因为在它的世界观里，国家是历史的偶然，人口是“可替换的变量”，文明是“可以更替的代码”。当一国人口无法自我再生产时，它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阻止”的事件，而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趋势。

这种“适应性”立场是范式锁定的必然结果：将人口设为外生变量，人口衰退便失去了“需要解释”的地位，只剩下“如何应对”的技术问题。从外生化到适应性，是同一套方法论逻辑的必然延伸。这一认知囚笼的实质，是旧范式在“资本增殖”与“文明存续”之间的自觉选择。在它的世界里，金融资本的如何持续增殖才是唯一需要追问的问题。

四、日本经验证明：“人口亡国”终将成为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

凯恩斯主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其核心逻辑是推行积极财政

政策，主张国家财政向银行部门借钱，再通过福利投放、公共投资、消费补贴等形式扩大政府支出，缓解内需不足。日本长期使用了这一政策工具，截至 2023 年末，其政府债务总额已飙升至 GDP 的两倍。这表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从始至终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根本前提，造成“银行资本坐享债权人地位、把政府沦为债务人”的残酷剥削格局，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银行资本利益代言人的真实面目，以及其充当金融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具的本质。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同样未能跳出“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框架。新古典主义标榜“市场自发均衡”，主张通过放松管制、私有化等方式让资本自由流动，却无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本身就是市场失衡的根源——在日本，新古典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仅让少数金融资本集团通过信贷扩张和资产投机获利，育儿家庭的生育成本反而因市场化改革持续攀升，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货币主义推崇“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经济，却回避了“货币发行权归属”的核心问题——日本央行长期遵循货币主义逻辑调控货币供给，最终只是让大量货币沉淀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未能流向人的再生产领域。这些分支看似理论框架不同，实则都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前提，共同构成了维护旧秩序的话语体系。

日本堪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致践行者，但其系统性失败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反面教材。在债务大幅攀升的同时，日本的生育持续崩塌：自 1982 年至今，日本儿童数量连续四十多年下滑，2024 年新生儿仅 68 万人，低于维持其人口正常更替所需数量的 1/2，且持续下滑的趋势有增无减。因此，日本经济已深陷“债务高企+人口衰退”的死循环。这一结果雄辩地证明，日本长期奉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政策工具根本无力触及人口衰退的核心症结。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的各类政策工具，虽然让日本政府掌控了庞大的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并未精准投向人的再生产这一根本领域，本质仍是严重的国家资源错配。加之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回避破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核心诉求，货币主权仍被金融资本牢牢掌控，广大育儿家庭始终面临“缺钱婚育”的绝境，生育劳动价值得不到系统性补偿。这直接导致人的再生产链条持续断裂、原始消费需求不断萎缩，使经济发展失去了核心动力与根本基础。随着严重老龄化加剧与新生儿数量持续锐减，原始消费需求将进一步下滑，经济长期大幅衰退已成必然。在这一大背景下，多年来，日本政府首脑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但无济于事。现在形势恶化已逼近临界点，引发日本社会整体右转：严重排外、向国外输出矛盾、好斗、渴望强人政治。长此下去，很容易使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动摇其国家存续根基。2025 年 11 月，日本新首相

用“台湾有事论”与台独势力勾结，严重侵犯中国内政和主权，正是其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失败后，通过对外制造矛盾转移其国内危机的典型例证。

日本长期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工具，却未能扭转新生儿锐减导致“人口亡国”的长期趋势。这一铁的事实证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政策体系完全不具备解决人口危机的能力：它天然回避“货币主权归属”与“生育劳动价值补偿”的根本问题，政策设计始终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既无法纠正资源错配的制度根源，也不能为人的再生产提供可持续的支撑。当新生儿持续减少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便失去了内生动力与根本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赖以存续的现实意义便随之崩塌。由此可见，“人口亡国”终将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宣告这一旧制度及其理论体系的彻底失败。

五、历史是人民书写的：科学革命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

以上论证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货币垄断制度保护伞的本质：它并非中立的科学，而是一套服务于金融资本的话语体系。这套旧范式以“货币是银行负债凭证”为公理，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以“GDP 增长”为终极评价标准，将人类社会锁定在“货币垄断→生育衰退→文明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政策工具，都只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黑箱”之外调整参数，它所维护的正是这个黑箱永远不要被打开。这一范式的失败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理论层面，它无法解释“货币供给持续扩张与生育率持续走低长期并存”这一核心悖论；其二，政策层面，所有“逆周期调节”“量化宽松”“财政刺激”已被证明只能延缓危机爆发，无法逆转生育衰退；其三，文明层面，它将“人”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将“人口”视为外生变量，这种价值取向本身已构成对人类文明存续的根本威胁。

因此，唯有开展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从根本上否定“货币是银行负债凭证”的错误命题，确立“货币本质是劳动力”的科学命题，才能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与美元霸权手中夺回，交还给育儿家庭，阻止人口亡国。这表明，科学革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总之，历史终归是人民书写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及其背后的理论体系，其狰狞面目终将因“人口亡国”的严重危机而被人民彻底看清，然后被历史淘汰。

第八章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之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

当前全球经济已陷入“货币泛滥与生产过剩并存、资本繁荣与人口衰退共生”的系统性困境，其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表现为国家资源被严重错配与人的价值被严重扭曲。若任由这一制度延续，人类文明将逐步滑向“人的再生产断裂→经济系统崩溃→社会秩序瓦解→文明自我毁灭”的深渊。

这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本能背道而驰。当经济机器的终极输出竟是文明的自我毁灭时，任何框架内的技术性修补都无异于扬汤止沸。因此，重构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一重构的核心，是建立生育铸币制度，以此开展一场指向经济制度底层代码的文明重构，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一、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框架：通过生育补助的唯一方式发行增量货币

根据本书第四篇“改革方案”论述，国家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就是建立起了生育铸币制度；核心改革方案是实行 2 孩基本补助政策，并根据当年人口发展需要对 3-4 孩选择性补助；从 0 岁补助到 22 岁大学毕时止。其余方案不再重复赘述。

生育铸币制度的建立，将从根本上重塑货币主权的归属：通过“增量货币仅以生育补助形式发放”的刚性规则，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部门交还给育儿家庭，使广大人民真正掌握了货币主权，将形成广泛性的无数“小资本与劳动者的自然合体”。从此，货币不再是银行部门独占的“权力工具”，而是广大人民开展劳动价值互换的“公共媒介”。

生育铸币制度将直接激活育儿家庭的庞大消费需求，形成强大的人口消费力，构建起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这一消费扩张将引导生产资源从虚拟经济转向民生领域，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全产业链繁荣与就业稳定，最终实现“人口稳定→消费扩张→生产繁荣→就业稳定→生育意愿提升”的协同发展，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

二、改革前后的主要变化：把铸税币由银行部门独占转变为服务人的再生产

企业为了增殖，会不断地扩大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这样资本可以持续增殖，表现为赚到的货币数量不断增长，钱越赚越多，生产规模越做越大，赚钱的方向永无止境。这其实是人类努力上进、追求美好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体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改革前，货币发行权在银行，实业资本不断赚到的货币实际都来自银行。这一范式的运行结果是：银行部门占有了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铸币税，是占有了财富实质；少数人赚取大量货币符号，得到财富虚名，并且货币不断贬值；企业在需求不足的销售困境中苦苦挣扎，很容易破产；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打了水漂，导致严重生育困难和社会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用一句话概括：这是全社会为银行部门的资本增殖打工，形成共输局面。

改革后，育儿家庭通过生育补助成为国家的货币发行方，这是用生育劳动铸造增量货币，将实现以下重大变化：

1.企业赚取货币符号，不断实现资本增殖

生育铸币制度将带来充足的人口消费力。企业就可以不断地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这样实业资本可以持续增殖，表现为赚到的货币数量不断增长，钱越赚越多，赚钱的方向永无止境。这些钱全部来自育儿家庭发行的货币，实现“企业投资→经济增长→货币增殖”的正向价值反馈。

2.家庭部门获得铸币税，支撑养儿育女

育儿家庭用生育补助的增量货币从企业购得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文化商品，例如以货币为媒介换取企业提供的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教育医疗等物质文化商品，最终将货币转化为“肉眼可见的民生保障”，形成对“货币背后财富”的实际占有，支撑养儿育女，然后向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劳动力。这将实现“生育劳动→收到铸币税→提供劳动力商品→经济增长”的正向价值闭环。

3.政府在产销两旺中大方征税，用于保障民生

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强劲，将使国家经济实现产销两旺，政府就可以大方收税，用于人居环境建设等民生保障。

以上变化的实质是，企业主要赚取货币符号，家庭部门获取铸币税（货币背后的财富），政府也能在产销两旺中收取到大量税收用于保障民生，各取所需。这实际是全社会从以前为银行部门的资本增殖打工，转变为家庭部门的人的再生产打工，即把铸币税由银行部门独占转变于服务人的再生产。这一改革后，所有人的钱和物质财富都会越来越多，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三、人类生存逻辑主导资本增殖逻辑，实现新的对立统一

生育铸币制度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变革，是一次自觉的辩证否定——并非简单抛弃，而是“扬弃”：抛弃旧制度下货币服务于金融资本增殖的狭隘性，保留货币作

为社会资源配置核心工具的功能性，并赋予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内涵。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旧统一体中，资本增殖逻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与社会发展方向，人类生存逻辑被迫服从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需求，形成“资本越增殖、生存越艰难”的对抗性格局。这一统一体因其内在的对抗性而不可持续，最终将走向破裂，集中表现为人的再生产断裂与国家衰亡。

生育铸币制度的核心变革，在于实现矛盾主导权的根本转换，将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新制度通过“增量货币仅以生育补助形式发行”的刚性规则，使货币发行锚定人类生育劳动这一最根本的生存活动，确保资源配置优先服务于人的再生产。这将实现人类生存逻辑主导资本增殖逻辑的新的对立统一。在这一新统一体中，资本增殖逻辑并未消失，而是从“支配者”转变为“服务者”：资本增长不再是终极目标，而是起到对人口健康、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服务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远目标。

四、重大意义：两重变革推动文明转型

生育铸币制度通过两重相互关联的深刻变革，系统性地推动文明转向：

（一）价值复位：确立生育劳动为货币价值的根本来源

通过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把家庭的生育劳动显性确立为货币价值的根本来源:增量货币仅通过生育补助发行，使货币从“银行的负债凭证”转变为“人类生育劳动的价值凭证”，从根本上颠覆“货币是银行负债”的错误认知；同时建立“生育光荣”的社会共识，彻底改变“生育无价值”的认知扭曲；在政绩考核中将新生儿数量、生育率等人口指标提升至与 GDP 增速同等甚至更优先的地位。

（二）发展转向：从“资本扩张驱动”转向“生费消费驱动”

经济发展模式将从“资本扩张驱动”转向“生费消费驱动”，社会结构从“阶层分化”转向“共同富裕”。这一制度重构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人的再生产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根本前提，只有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市场和创新活力，也才会有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

五、打破历史魔咒：从王朝周期律到“生育文明”

生育铸币制度不仅能从根源上化解人口危机，更能打破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周期律历史魔咒。

回顾本文第三章揭示的历史魔咒链条：“货币垄断制度→圈走社会财富→家庭生

育困难→新生儿锐减（在古代是长不大）→人力资本枯竭→社会动荡与战乱→改朝换代→历史轮回”。生育铸币制度从这一链条的起点“货币垄断制度”入手，将其彻底打破。在新制度下，链条将被逆向重构：生育劳动→货币发行→家庭获得铸币税→消费扩张→经济繁荣→人力资本持续积累→文明兴盛。

育儿家庭通过生育补助获得铸币税，家庭生育的物质基础就能得到基本保障；当新生儿数量恢复增长，人力资本从源头得到滋养；当消费需求持续扩张，经济不再依赖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当“人的再生产”取代“资本增殖”成为经济系统的核心目标，社会不再陷入“越不生越穷、越穷越不生”的死亡螺旋。

由此，人类社会将告别“资本掠夺民生、文明周期性崩溃”的旧时代，迈入以生育为基石、以人民幸福为目标、以共生共荣为方向的“生育文明”新纪元。这一新文明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内需与民生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核心；在社会结构上，通过制度性分配确保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在文化价值上，文明的代际传承获得全社会的尊崇与支持。

六、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用“生育铸币制度”避免自我毁灭

“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是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归宿，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终极命题。理解这一概念，需要从“为何救赎”、“如何自救”以及“实现救赎”三个维度展开。

（一）为何救赎：文明存续的系统性危机

“救赎”一词的使用，绝非学术修辞的夸张，而是基于对当前全球经济与人口趋势的冷静诊断。它揭示人类文明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由自身发展模式所引发的系统性危机。从逻辑上看，全球范围内（尤其中国）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崩塌（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正在动摇经济、社会乃至文明存续的根基。从道德上看，当一个文明的底层运行模式——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其运行结果竟是系统性地抑制人的再生产、使生育劳动沦为“无价值活动”，则意味着该文明的底层逻辑已与人类自身生存的根本需求背道而驰，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从后果上看，这并非局部的政策失误，而是一场导致文明衰退、代际断裂，并逐步走向自我毁灭的存亡危机。因此，“救赎”在本文的确切含义是：将人类文明从这条“金融资本越膨胀、人类自身越衰亡”的自我毁灭轨道上拯救回来。

（二）如何自救：自我救赎的主体与路径

本文强调“自我救赎”，其主体与对象均为人类文明自身，而非依赖外部力量或

寄希望于自发恢复。长期以来，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己构建的制度（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认知囚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遮蔽），这意味着，解药必须从制度重构和理论创新中寻找。

本研究提出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正是实现“自我救赎”的具体路径。它不是对现有经济框架的技术性修补，而是一场文明自觉的革命：通过将货币发行锚定于生育劳动，从根本上否定“资本增殖优先”的旧逻辑，确立“人类生存优先”的新范式。这是一场由人类主动发起的、针对自身根本制度的辩证否定，其本质是文明层面的“自我手术”：摒弃旧制度中服务于金融资本无限增殖的腐朽内核，保留并升华其资源配置的功能性，赋予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代际传承的新内涵。

（三）实现救赎：从良性循环到文明新形态

在本文的论证框架下，“实现”自我救赎，并非指向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标志着一个良性循环机制的建立。具体而言，这种“实现”包含以下几个状态跃迁：

1.**在人口结构上**：从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失控，转向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年龄结构恢复健康。

2.**在社会心态上**：从视生育为负担、牺牲与风险，转向视生育为有制度保障、有社会支持的自然选择与共同期待。

3.**在制度运行上**：从资本增殖逻辑碾压人类生存逻辑，转向制度设计主动适配人的再生产，具体而言，是用生育铸币制度让育儿家庭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使货币真正服务于人民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

4.**在文明自信上**：从对自身能否延续充满怀疑的悲观主义，转向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制度创新修复危机、规划未来的文明自信。

人类文明实现自我救赎后，并非一个没有矛盾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拥有了内生、可持续的危机应对机制的文明。它能够在不依赖外部奇迹的前提下，通过主动调整自身的根本制度与文化价值，解决由自身发展所制造出来的生存悖论。这正是本研究的终极关怀：通过“生育铸币制度”这一颠覆性的经济制度创新，打破“资本越增殖，生育越萎缩”的死循环，让人类重新掌握自身繁衍的主动权，最终挣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加诸于文明的自我毁灭枷锁，迈向一个以人的生命价值为中心、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生育文明”新纪元。这既是大胆的理论设想，也是深刻的文明自觉。

第九章 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构建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当前全球经济困境是由美元霸权主导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遮蔽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具有压迫性的“吸毒经济”范式，使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深受其害。唯有破除这一有害范式，建立全球“共生共荣”新范式，人类文明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一、美元霸权下的“吸毒经济”范式及其全球危害

（一）全球“吸毒经济”范式

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统治集团依托美元的全球货币垄断地位，通过印刷美元换取全球商品，并通过加息降息等方式操纵美元收割全球财富，形成了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因其核心特征与“吸毒成瘾逻辑”高度契合，所以本文称之为“吸毒经济”范式：

首先，美国金融统治集团通过美元霸权收割全球财富，得到“不劳而获”的快感（吸毒者）；其次，这一范式导致美国自身的制造业空心化，严重伤害美国经济体的再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使民生基础设施破败不堪（损害身体）。

在美国金融统治集团压迫下，美国人民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大量家庭债务高企、生存困难，甚至很多人流落街头；各国为获取美元外汇而扩大出口，铸币税大量流失，生育、教育等核心民生资源被挤占，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困境。这如同一人吸毒，全家人受害。

（二）全球危害

1.挑起注定失败的全球贸易战

2025 年美国为了重振制造业，挑起了全球贸易战，使本就困难的全球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在长期以来的“吸毒经济”范式下，美国工业制造能力大幅下滑，这是美元霸权下“美国消费、他国生产”的必然结果。现在，它既想要霸权带来赚快钱的“吸毒快感”，又想拯救日益衰败的制造业“身体”。显然，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想法注定了它想“拯救身体”的愿望无法完成。

2.挑起地缘冲突

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将军事威慑、经济制裁作为核心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蓄意挑起地缘冲突，此起彼伏。这导致全球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资源错配——各国大量资源被用于合理战争准备，民生与发展资源被挤压，导致大量人口面临“饥饿危机”，沦为“霸权安全的牺牲品”。

3.引发全球性人口危机，威胁文明存续

在“吸毒经济”范式下，各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挤压民生需求，其中大量经济利益以铸币税和资本利得的方式被美国金融统治集团掠夺，再加上大量经济产出用于必要的战争准备，导致民生艰难。这造成人的再生产失去了基本支撑。

现在，除了美国拥有禁止堕胎和接收移民的畸形人口发展优势外，人口危机已成为其他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最严重生存危机。长此下去，这种生存危机最终将把人类社会引入全面动荡和战乱的泥潭，使人类文明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

二、世界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一个货币问题，只有打破货币垄断制度才能根除

当今世界经济处于恶性竞争的混沌状态，纷争不断且危机反复。这些危机在本质上只是一个货币问题，而美元霸权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体系，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与根源所在。

从危机的表现来看，全球经济始终被两类困境缠绕：活跃经济体长期面临失业难题与新生儿锐减的双重压力，人的再生产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被打破；落后经济体则陷入深度的贫困陷阱。这两类困境的共同症结，都在于货币主权的错位：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将货币发行权独占，导致民生领域货币短缺，大量商品因缺乏有效需求而销售困难，使经济发展遭到根本性破坏。

在这一背景下，大量实业资本为求自保，被迫通过延长工时、降低待遇等方式残酷压榨工人血汗来降低成本、低价促销，但由于他们的生产资本大量来自银行贷款，在债务压力与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下，最终也难逃破产命运，进而引发大规模失业；各国为缓解就业压力，被迫卷入国际贸易的恶性低价竞争，通过净出口消化过剩产能，形成“低价促销→利润微薄→民生艰难→需求更弱”的恶性循环，最终陷入“为生存而竞争，却因竞争而更难生存”的困境。因此，在美元霸权主导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长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宿命。这样，全球恶性竞争持续累积，文明冲突与战争风险将长期悬置。

各国唯有开展生育铸币制度改革，将货币发行权回归育儿家庭，彻底打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增量货币通过生育补助定向流入育儿家庭，才能从根本上创造出无限有效需求。这一改革将彻底解除通货紧缩，持续拉动生产、稳定就业、推动科技进步，实现经济良性健康发展；同时将消除贫困根源，铲除国际贸易恶性低价竞争的土壤。如此，就能从根本上瓦解美元霸权的存续基础，消除世界经济危机。

三、用生育铸币制度破解美元霸权的核心路径

我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并将这一制度作为与全球南方合作的旗帜，构建战略后院，对冲西方围堵压力，就能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进出口平衡，再推动全球协同，最终将以和平的方式瓦解美元霸权。

1.以国内产销两旺打破对美元外汇的依赖

生育铸币制度以“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为核心，通过全周期生育补助激活育儿家庭消费需求，构建以内需为主体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国内产销两旺。各国无需再为积累美元外汇而过度扩大出口，可将资源转向民生领域与国内消费市场：一方面，与生育相关的刚性消费带动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教育医疗等民生产业繁荣，推动制造业向“消费导向”转型，实现“生产跟着需求走”的精准配置；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张吸纳大量就业，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形成“生育补助→消费扩张→生产繁荣→就业稳定”的良性循环，从根源上摆脱对出口创汇的依赖，将打破“美元外汇绑定本币发行”的制度枷锁。

2.以各国进出口平衡消解贸易失衡根源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采用生育铸币制度，全球经济格局将从“美国消费、全球生产”的失衡状态，转向“各国产销平衡、相互协作”的新形态。各国依托内部消费市场实现经济增长，出口不再是获取货币的唯一途径，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性贸易：（1）民生消费需求的普遍性与多样性，将推动全球产业链聚焦民生领域协同创新，而非服务于美元霸权的资本套利；（2）贸易往来的核心目标从“积累外汇储备”转向“满足民生需求”，自然实现进出口平衡。这就消解了贸易战与地缘冲突的经济根源，使“吸毒经济”失去赖以生存的贸易基础。

3.用制度淘汰美元霸权，避免全面战争

霸权的终结从来不是靠对抗打倒，而是靠先进制度淘汰的。生育铸币制度通过三大维度展现其制度优越性，将推动全球货币体系迭代升级：其一，货币价值锚定生育劳动，使货币回归“服务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本源，替代美元“无锚发行”的不稳定性；其二，货币主权回归人民，让货币税反哺育儿家庭，替代美元霸权主导下“金融资本独占铸币税”的社会分配不公；其三，经济增长依赖人口消费力，实现“人口稳定→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循环，替代“吸毒经济”下“短期狂欢→长期衰退”的畸形增长。

这种制度替代是和平且不可逆的：（1）各国将主动选择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生育铸币制度，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将逐步消失，使美军霸权逐步失去财力支撑；（2）美国人民也将因新范式的示范效应，认识到破除“吸毒经济”的必要性，从而跟进货

币改革、压制金融统治集团因霸权衰落而铤而走险发动全面战争的冲动。这样，全球转型将在和平秩序中逐步完成。

四、构建“共生共荣”新格局，实现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

破解美元霸权的实质，是破除“吸毒经济”旧范式的束缚，建立以生育铸币制度为基石的全球宏观层面“共生共荣”新格局。这将是人类文明对错误制度的自我修正。

在新格局下，各国货币锚定其国内生育劳动，而非美元资产，全球将形成三大协同：经济层面，各国依托内生消费市场实现产销两旺，产业链基于民生需求协同创新，国际贸易实现互补双赢；社会层面，货币分配公平化缩小全球贫富差距，民生资源向生育、教育、养老倾斜；文明层面，“尊重生育、重视家庭、共享发展”成为全球共识。

这一新范式将彻底终结“资本霸权→资源错配→人口危机→文明衰退”的恶性循环，使人类文明摆脱自我毁灭的风险，实现从“暴力文明”向“生育文明”的根本性跨越，走向长期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十章 研究结论

当前，全球经济已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货币膨胀与新生儿锐减的系统性困境，根源在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共同构筑了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政治经济范式。这一范式把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圈入银行部门后院，脱离人的再生产需求，使育儿家庭的生育劳动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国家分配体系之外，导致经济发展盛极而衰：人的再生产逐步断裂。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本质是“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造成经济社会系统性失衡，引发人口危机，将把人类社会引向动荡和战乱的不归路。任何局部政策调整都将无法化解根本矛盾，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将增量货币用于人的再生产，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方能纠正资源错配、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实现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与可持续发展。具体结论如下：

一、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其内在缺陷造成国家资源严重错配，是人口危机的制度根源

自 1609 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以来，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逐步固化，是各国高度同质化的经济运行模式。它通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发行、商业银行垄断派生货币创造”

的双层体系设计，以“资本增殖优先”为核心逻辑，将货币发行锚定于外汇、黄金、股票、债权等金融资产，而非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金融资本膨胀与生育基础萎缩”的二元背离，表现为结婚率大幅下降、离婚率大幅攀升，结果造成新生儿锐减。其实质是国家资源严重错配。

新生儿持续减少代表社会再生产链条从最底层的人的再生产上逐步断裂，将导致未来的劳动力、消费者、纳税人和创新源头枯竭，造成经济动力丢失、社会结构失衡、代际传承衰竭的系统性崩塌，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温床，最终动摇国家发展根基，具有严重性、危险性和长期性。此统称为人口危机，是涉及国家文明存续的根本性危机。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决定了国家的资源配置逻辑、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发展方向，事实上是人类社会的底层根本制度，是人口危机的根源。各类金融资本充分利用了这一制度的内在缺陷，通过钱生钱残酷剥削生育劳动和实体经济，搞野蛮增殖，凌驾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之上，造成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此外，美元霸权深度绑定各国的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实现无边界套利，加剧了全球性的资源错配、人口危机和地缘冲突。

二、中等收入陷阱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黑箱”运行的必然结果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圈走社会财富（铸币税），以“三重锁死机制”将国家资源错配固化为制度性死局：货币发行与民生需求背离；形成人口衰退不可逆闭环；使政策工具被系统性免疫。财政补贴、货币宽松、产业政策等局部调整，均因未触及“货币发行权归谁、铸币税流向哪里”而沦为黑箱内的无效挣扎。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发展阶段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让货币发行权回归生育劳动，方能打开黑箱、跳出死局。

三、人口危机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这深刻地表明，该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

本文针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建立起了以下独特的理论分析框架：

1. 根本矛盾：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的尖锐对立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不仅是货币发行权的制度性集中，更是“资本增殖逻辑”的具象化载体：它追求利润最大化与自我扩张，要求一切资源配置服务于金融资本的积累与周转。然而，“人类生存逻辑”追求生命延续与代际传承，确保人类自身作为一个

物种不走向灭绝，要求社会资源向生育、教育、医疗等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领域倾斜，实现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与老有所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这两种逻辑在价值取向、资源分配、时间维度、评价标准上存在全方位冲突，产生“金融资本越增殖，人类生存越艰难”的系统性和根本性矛盾，形成尖锐对立，最终传导为人口危机与经济衰退。

2.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发展范式：资产泡沫与生育困难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货币发行锚定了资产购买和资本增殖，因此必然向出口部门以及金融、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集中，导致以家庭生育为核心的民生领域缺少必要的货币支持。

这催生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前者，央行可以累积大量外汇储备，同时也使国际贸易失衡；后者，银行部门可以获得大量国内债权，同时也在房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领域产生大量资产泡沫。

当出口增长和泡沫生长时，经济会进入快速增长周期，人们能够通过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可以勉强维持家庭生育开销，也敢于贷款买房、买车消费；而当出口受阻和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将进入衰退周期，大量人口将打不到工、赚不到钱，陷入财务困境，必然面临严重的生存和生育困难。

3.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社会分配：贫富两极分化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银行部门把货币造出来赚取外汇储备、黄金储备、银行持股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得到了财富的实质（铸币税）；同时，这些货币符号大量进入出口部门以及金融、房地产、股市和虚拟经济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以流动资金的方式存放在单位和个人的银行账户上，用于市场投机和随时准备归还银行贷款；另有相当一部分被高管人员、金融投资者和单位等以高工资、投资套利、利润分配等方式直接获取；其余部分以工薪的方式分散成小额进入普通人手里。

这样，货币在发行渠道直接大量进入少数人手里，跳过了广大育儿家庭的人的再生产需求，导致国家经济的元分配严重失衡，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起点，造成大部分人口缺钱消费。

此外，银行部门凭空造钱出来放贷，它通过这种利息收入形成的利润实际是垄断性收益；处于银行近水楼台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和少数个人可以联手银行部门，通过“贷款→货币发行”的方式，快速获得增量货币，成为资本大鳄，用于操纵房市、股市、汇市，收割跟风炒作的中产阶级，使大量中产阶级在“资本投资”中折戟沉沙，陷入财务困境，最后返贫。这是持续深化了贫富两极分化格局。

4.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的经济困境：两种恶劣表现

以上贫富分化使大量货币符号流入极少数人手里，钱走旺户；同时使多数人沦为银行的债务人和穷人，导致了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造成了以下两种恶劣结果表现：

第一种表现：一方面大量商品积压，卖不出去，大量企业产能闲置，大量青壮劳动力失业；另一方面，货币泛滥成灾，大量集中在金融体系内循环套利，空转现象特别严重，同时大量家庭缺钱生育和消费，甚至出现严重生存困难。

第二种表现：一方面银行部门持续通过购买外汇、黄金、股票和放贷的方式大量发行货币，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实际结果却是搜刮铸币税，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货币长期持续贬值，加深民众苦难；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直接进入极少数人手里，拼命让钱去生钱，希望钱越多越好，赚钱的欲望没有止境。

5.人口危机：资本增殖逻辑对人类生存逻辑的系统性碾压结果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通过“初始分配错位、价值评价异化”的双重碾压路径，将资本增殖逻辑深度植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架构，彻底瓦解了人类生存逻辑的支撑体系：在货币分配层面，生育劳动被系统性排除在货币价值体系之外，育儿家庭失去直接获取货币补偿的通道，生育所需的货币基础被系统性抽离；在价值评价层面，生育劳动的社会价值被系统性否定，生命沦为可抵押的金融工具，多元价值体系被“唯金钱论”彻底扭曲。

以上双重碾压，最终转化为具体而严重的生存困境：人的生命被物化，成为支撑银行部门创造货币来购买资产和发放贷款的抵押品；家庭部门普遍缺钱消费，导致全社会性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大量创业者因需求不足导致销售无门，背负沉重债务，沦为银行债务扩张工具，成为失信者，更有知名企业家因无法承受债务压力与失败打击而自杀身亡；大量劳动力因缺乏货币媒介无法实现自由价值交换，只能充当资本的打工者，或沦为失业者，或陷入“996、007”式的高强度劳动换取微薄薪酬的就业内卷，尊严被资本剥夺；无数家庭被房贷、车贷等债务绑定，情感联结沦为资本纽带，使婚姻从情感共同体沦为债务共同体，导致大量婚姻破裂；更有女性因货币短缺突破了生存底线，被迫把身体作为换取货币的筹码，人格尊严被资本逻辑无情践踏。

当人类生存的核心需求——无论是个体层面的创业成功和劳动价值实现、家庭层面的情感连接与血脉延续，还是文明层面的代际传承——都因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而无法满足时，人的再生产的断裂便成为必然结果。

6.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剥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

人类作为兼具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共同体，其存在意义始终锚定于“生命维持、劳动尊严、情感联结、代际传承、文明延续”这五大核心维度；而家庭就是这一逻辑的载体，核心任务是养儿育女，开展生育劳动。

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将生育劳动这一人类的**根本价值**虚无化，以此长期占有货币发行权，并将货币异化为支配人类的手段：它不再将人视为有尊严、有情感、需要世代繁衍的生命主体，而是将人异化为一种可量化、可打包、可交易，并用以支撑信贷扩张和实现资本自我增殖的金融工具。这是系统性地剥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导致大量年轻人无法组建家庭、大量家庭走向破裂。这也深刻地表明，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具有内在的腐朽性与不可持续性。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维护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为初心使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是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保护伞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与银行业崛起深度绑定，其初心使命是充当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理论工具，为国际金融寡头服务；它通过“货币是银行的负债凭证”“货币中性论”等理论建构，对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进行系统性维护，将其合法化、自然化；通过用数学形式主义构建方法论刚性壁垒，通过期刊发表、学术会议、人才培养三个层面的学术评价排斥创新观点，使经济学界形成路径依赖，难以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在政策实践上，将国家资源错配的严重后果归咎于“市场失灵”而非制度缺陷。

以上初心使命、理论建构、方法论遮蔽、学术评价和对垄断后果的曲解形成合力，使人类社会产生“认知囚笼”，导致银行货币垄断制度长期存续，难以被发现和及时纠正。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实质是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使这一腐朽制度得以苟延残喘；日本长期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工具，却未能扭转新生儿锐减导致“人口亡国”的长期趋势。因此，“人口亡国”终将成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墓地，宣告这一旧制度及其理论体系彻底失败。

五、用生育铸币制度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是纠正国家资源错配的治本之策，能够瓦解美元霸权、解除人口危机和走出经济困境，建成人类“共生共荣”新格局

生育铸币制度以“货币发行锚定生育劳动”为核心逻辑，通过直接激活育儿家庭

的庞大消费需求，产生强大的人口消费力，形成“家庭生育→货币发行→人口稳定→消费扩张→生产繁荣→就业稳定→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样，国家就能纠正资源错配，实现产销两旺，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

在这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真正掌握了货币自主权，形成广泛性的“小资本与劳动者的自然合体”。这样，货币不再是银行资本独占的“权力工具”，而是广大人民开展劳动价值互换的“公共媒介”：人们可以自由、自主地开展多元化的劳动形式，实现劳动价值互换；个体普遍都能在这种自由交换中充分实现自身价值；民生领域因货币注入与需求扩张获得充足资源，就业内卷、教育难、医疗难、住房难等民生困境将得到彻底解决。从此，人类社会将真正实现“人民掌握货币、劳动创造幸福、民生得到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局面。这一优势决定了，生育铸币制度必将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根本制度。

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统治集团依托美元的全球货币垄断地位，通过印刷美元换取全球商品，并通过加息降息等操作操纵美元收割全球财富，形成了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经济运行体系。这一体系可称为“吸毒经济”范式：它使美国金融统治集团持续得到了不劳而获的快感，但同时也使美国经济体的工业竞争力下降和包括广大美国人民在内的全球人民利益受损。这如同一人吸毒，全家人受害。

我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率先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并将这一制度作为与全球南方合作的旗帜，构建战略后院，对冲西方围堵压力，就能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进出口平衡，再推动全球协同，最终以和平的方式瓦解美元霸权。

破解美元霸权的实质，是破除“吸毒经济”旧范式的束缚，建立以生育铸币制度为基石的全球“共生共荣”新范式。在这一新范式下，**全球将形成三大协同格局**：经济层面，各国依托内生消费市场实现产销两旺，产业链基于民生需求协同创新，国际贸易实现收支平衡和互补双赢；社会层面，货币分配公平化缩小贫富差距，民生资源向生育、教育、养老倾斜；文明层面，尊重生育、重视家庭、共享发展成为全球共识。这样，全球经济就能走出经济困境，实现长期繁荣。

六、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让资本增殖逻辑服务于人类生存逻辑，形成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矛盾对立统一，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本研究通过生育铸币制度的范式重构，打破了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根本对立”的固有困局，创造性构建“资本方赚取货币符号、育儿家庭获得铸币税（货币背后财富）、政府税收增长”的全新范式逻辑，最终实现资本

服务于民生的矛盾对立统一。这一突破并非对资本功能的否定，而是通过“家庭部门发行货币（生育补助）”的根本性调整，把人类生存逻辑提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重塑国家资源配置逻辑与利益分配格局，实现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的全社会共赢。

1.资本方赚取货币符号，不断实现资本增殖

资本为了增殖，会不断地扩大投资，能够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实现经济增长。这样资本可以持续增殖，表现为赚到的货币数量不断增长，钱越赚越多，赚钱的方向永无止境。这些钱全部来自育儿家庭发行的货币，实现“资本投资→经济增长→货币增殖”的正向价值反馈。

2.家庭部门获得铸币税，支撑养儿育女

育儿家庭用生育补助的增量货币从资本方购得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文化商品，例如以货币为媒介换取资本方提供的婴幼儿食品、托育服务、教育医疗等物质文化商品，最终将货币转化为“肉眼可见的民生保障”，形成对“货币背后财富”的实际占有，支撑养儿育女。这将实现“生育劳动→收到铸币税→提供劳动力商品→经济增长”的正向价值闭环。

3.政府在产销两旺中大方征税，用于保障民生

家庭部门的消费能力强劲，将使国家经济实现产销两旺，政府就可以大方收税，用于人居环境建设等民生保障。

4.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协同发展

在生育铸币制度下，国家通过家庭的生育劳动铸造货币；家庭部门的生育消费需求和生育补助为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增殖动力；资本的合理增殖又为家庭提供更丰富的民生产品与服务；政府则在产销两旺的经济循环中获得稳定税收，进一步反哺民生保障体系。最终将实现“资本方赚货币、家庭部门赚货币背后的财富、政府获税收”的三方共赢。这样，全社会将形成“家庭生育劳动创造劳动力、劳动力传承科技进步、科技创造增量商品、增量货币匹配生育劳动、资本增殖服务于人民”的良性循环。这标志着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类生存逻辑从对抗走向“共生共荣”的完美协同，完成历史性和根本性的矛盾对立统一。

这一“资本服务于民生”的范式理论突破，彻底破解了传统经济理论中“资本与民生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为“生育文明”新纪元的构建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5.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资本与人民共生共荣，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微观表现；全球人民实现共生共荣，是生育铸币制度的宏观结果。这一“共生共荣”新范式的建立，是人类文明对错误制度

的自我修正。最终人类社会将得以全面走出经济困境，挣脱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带来的自我毁灭枷锁，迈入一个真正以人民的生命价值为中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生育文明”新纪元，完成人类文明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1]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2023 年 2 月.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0112000ap4aa8z4B12.pdf

[2]以史为鉴以日为镜 中国两万多亿人民币的大手笔托市并非长久之计.联合早报.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al/story20240926-4854673

[3]央行行长：我跟证监会吴清主席说了，再来 5000 亿我们的态度是开放的.凤凰网新闻.https://ishare.ifeng.com/c/s/8d80UHfot17

[4]野口悠纪雄.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百度百科

附录：

国家经济学的核心发现

根据《铸币论》第一篇“导论”，国家经济学有以下核心发现：

一、货币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

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创造了“劳动力商品”（孩子），然后劳动力再创造万物，产生各类物质文化和服务商品（铸币税）。货币不是“银行的负债凭证”，它在形式上是国家设立的统一支付工具，实质上是国家设立的跨代代理信托工具，本质上是劳动力商品的替身和灵魂，用于商品交换。因此，货币与劳动力是生育劳动成果的一体两面，即**货币=劳动力**。这表明，家庭部门的生育劳动在培养孩子的同时，也铸造了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劳动力，是家庭生育孩子的果实，主权属于人民。谁掌控了货币发行权，谁就实际掌控了劳动力，进而占有铸币税，最终占有生育劳动成果。

在以上关系中，生育劳动是“种子”，孩子是长出的“庄稼”，铸币税是结出的“果实”，即**铸币税=生育劳动成果**；货币不是“中性的面纱”，而是生育劳动的价值载体、流通工具和社会化表达，也是用于收割铸币税的“镰刀”（索取权凭证）。

然而自国家产生以来，货币发行权被少数群体垄断，导致家庭部门付出长期生育劳动，却没有货币收入，缺钱消费，得不到铸币税。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剥削机制，也是一切经济困境的总根源。

二、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圈走社会财富，侵害人民利益

货币发行实际是国家经济的元分配，即铸币税分配。银行部门垄断货币发行权，把货币造出来占为己有，剥夺人民的货币主权，拿去买入外汇、黄金和放贷，即通过资产购买和信贷扩张的方式发行货币，将超过半数的社会财富（铸币税）圈入银行后院，转化为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等金融资本，不劳而获。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病灶。其中，外汇储备的实质是铸币税大量流向美国，并支撑起美元霸权。这表明，出口顺差越多，铸币税流失就越严重，家庭部门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国家有多少 M2 货币，银行部门就占有了多少铸币税。以我国为例，截至 2025 年底，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占有 3.36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306.32 吨黄金、超过 300 万亿元的国内金融债权及其他国外金融资产。这是占有了生育劳动的最终成果，使人民负债严重、消费力不足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分配严重失衡。

三、二元分离：银行占有铸币税，人民只是得到一个货币符号

银行部门每发行一单位货币，就占有了等额的社会财富（铸币税），这是占有了财富的实质；而货币如同击鼓传花一样在人们手里周转，持币人只是得到了一个货币符号和财富的虚名。因此，货币与铸币税二元分离，不可兼得。其实质是银行部门用零成本的货币符号套取了广大人民的真实劳动成果，搞“不等价交换”。这是货币垄断制度下的“合法抢劫”，又称为“铸币税剥削”，使育儿家庭长达 20 年左右的生育劳动白白付出，没有经济回报，沦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四、根本矛盾：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

经济越发展，银行部门发行的货币就越多，占有的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银行债权规模就越庞大，即经济增长成果（铸币税）被银行通过垄断造钱的方式攫取，而非转化为家庭部门的民生福祉。这是对家庭生育劳动的系统性剥削，产生“银行造钱圈财富、妈妈缺钱买奶粉”的根本矛盾，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债务高企、需求不足、就业困难、社会内卷的系统性困境；进而使大量年轻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娃，导致新生儿持续减少。

以我国商品出口为例，2024 年出口顺差 0.99 万亿美元，2025 出口顺差 1.19 万亿美元，2026 年持续高位运行。银行部门发行人民币买入这些美元外汇，推动大量净出口，形成银行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同时使人民币（M2 货币）不断掺水膨胀，推高育儿成本至天价、抽空生育能力至枯竭，导致新生儿逐步减少。这一现象可用公式表达：“**出口顺差=新生儿减少**”，即用孩子换美元。

五、人口亡国：银行货币垄断制度的必然结局

16-19 世纪，欧洲金融资本利用殖民美洲获得的近乎零成本白银，持续三百年大

规模套取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核心商品，窃取中国铸币税，把中国偷了个精光，使中国沦为西方的“货币殖民地”，导致明清两代长期“穷得只剩下白银”，积贫积弱，走向国运衰竭。现在这一铸币税掠夺仍在继续：我国银行部门通过垄断货币发行而占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外资产等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出口顺差，代表了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和向国外的无序扩张与转移；它与民生需求隔离，并非真实的财富，而是美元霸权的提货单，是新中国成立后再次遭受西方“铸币税掠夺”的铁证，也是被偷走的人民血汗。长此下去，国家会不会“穷得只剩下美元”？

自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元霸权推动并主导了全球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这一制度是生长在国家经济体上的“巨型肿瘤”，它附骨吸髓，使广大人民“骨瘦如柴”，产生“金融资本无限膨胀 vs 家庭生育日渐萎缩”的二元背离。

在银行货币垄断制度下，尽管我们很勤奋、努力地搞生产，不惜 996、007 式地加班加点工作，消耗时间、汗水和生命，却越来越难以养活妻儿老小，致使新生儿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在于有人垄断了货币，不断地造钱来偷：我们不断丢失真实的劳动成果，得到的只是不断掺水、不断膨胀、不断贬值、最后将逐步变成废纸的货币符号。长此下去，终将把我们偷个精光，直至人口亡国，使历史悲剧重演。

六、理论遮蔽：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

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于 16–19 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长期窃取“中国白银铸币税”的历史进程，现在已经“一统天下”。它将货币曲解为银行的负债凭证，并主张货币中性论，是西方金融统治阶级精心筛选、资助、固化和长期推广的理论工具，旨在为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提供理论遮蔽，维护其剥削利益。这一遮蔽为人类社会构筑了“**认知囚笼**”，使人们把银行货币垄断制度和美元霸权掠夺铸币税的严重后果，误认为是个人失败、自然规律或市场失灵，失去了反抗意志。

七、唯一出路：国家建立“生育铸币制度”，把货币主权还给人民

唯有建立生育铸币制度，即通过“央行→社保部→育儿家庭”的直达路径发行增量货币，用于生育补助，取代银行货币垄断制度，让“铸币税”回归育儿家庭，使货币主权回归广大人民，我们才能补齐消费短板、恢复正常的生育率和推动充分就业，形成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的稳定锚，进而解除人口危机、走出经济困境和摆脱美元剥削，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覆辙，也避免一百年后重演“天下兴亡”的历史周期律悲剧。

生育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核心载体和根本路径，是经济发展的元动力。在生育铸币制度下，育儿家庭将得到财富的实质（铸币税），持续培育人力资本；企

业部门招聘工人搞生产，能够持续从家庭部门赚取货币符号，推动充分就业和实现资本增殖；国家在产销两旺中将收取到更多的税收，用于保障民生。这将实现资本服务于人民的对立统一，最终实现家庭幸福、资本增殖、国家强盛的三赢格局，即实现“民富国强”，建成真正的发达国家。